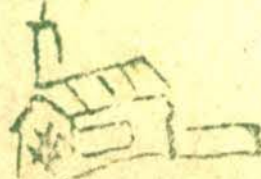


672.6  
1

或乙 672.6  
3420

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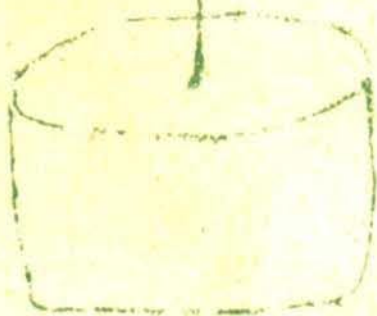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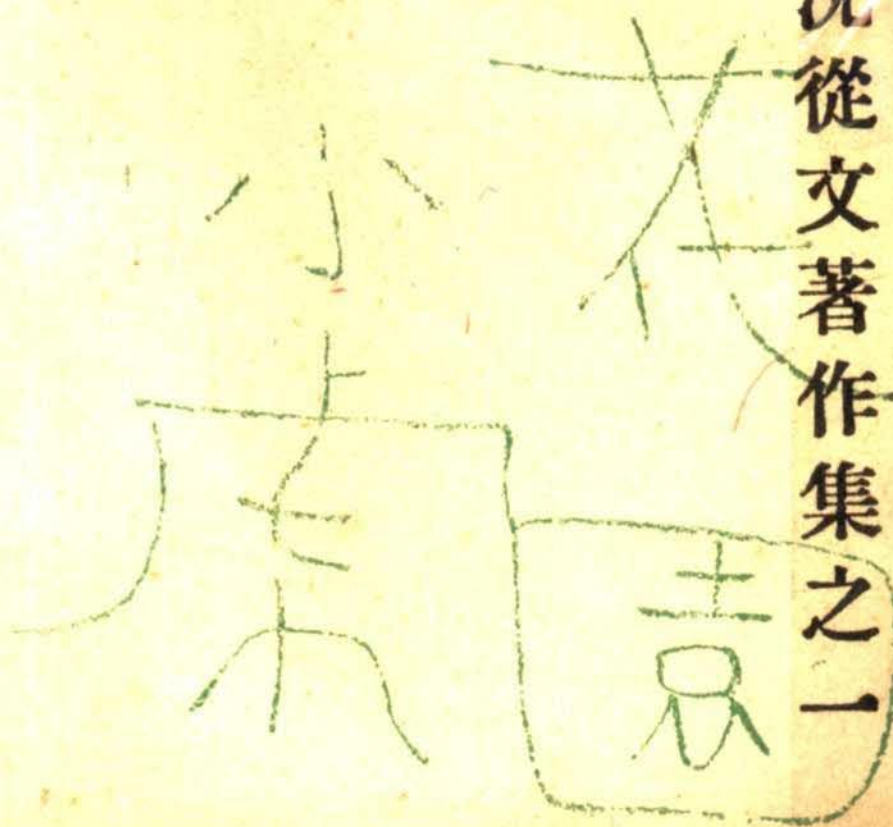
xxx



改訂本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7241



24



湘

西

一名「沅水流域識小錄」

沈從文著作集之一



各省統治制度之一種。五代時馬希範與土司夷長立約的銅柱，現今還矗立於西水中部河岸邊，地臨近青魚潭，屬永順縣管轄。西水流域幾個縣分，至今就還遺留下一些過去土司統治方式，可作專家參考。屯田練勇爲清代兩百年來治苗方策，且是產業共有共享一種雛形試驗，民國以來，苗民常有問題，問題便與屯田制度的變革有關，與練勇事似二而一。所以一個行政長官，一個史學者，一個社會問題專家，對這地方的過去，當前，未來如有些關係，或不缺少興味，更不能不對這地方多有些瞭解。

又如戰爭一起，我們南北較好的海口和幾條重要鐵路線，都陸續失去了，談建國復興，必然要從地面的經營和地下的發掘作起。湘西人常自以爲極貧窮，不時且不免因此發生「自卑自棄」感覺，儼若凡事爲天所限制，無可奈何。事實上，湘西的桐油，茶葉，都有很好的出產。地下的煤鐵，雖不如外人所傳說富厚，至於特殊金屬，如銻，砒，銀，錳，汞，金，地下蘊藏都相當多。尤其是經最近調查，幾個金鑛的發現，藏金量之豐富，與鑛牀之佳好，爲許多專家所想像不到。湘西雖號稱偏僻，在千年前的桃花源記被形容爲與世隔絕的區域，可是到如今，它的地位也完全不同了。西南公路由此通過，貫串了四川，貴州，雲南，廣西的交通。並且戰爭已經到了長江中部，有逐漸向內地轉移可能。湘西的咽喉爲常德，地當

洞庭湖口，形勢重要，在沿湖各縣數第一。敵如有心冒險西犯，這咽喉之地勢所必爭，將來或許會以常德為據點，作攻川攻黔準備。我軍戰略若係將主力離開鐵路線，誘敵入山地，則湘西沅水流域必成爲一個大戰場。——一個戰場，換一句話，也就是一片瓦礫場！「未來」湘西的重要，顯而易見。然而這種「未來」是與「過去」「當前」不可分的。對於這個地方的「過去」和「當前」，我們是不是還應當多知道一點點？還值得多知道一點點？據個人意見，對於湘西各方面的知識，實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門的專家，或是一個較細心謹慎的新聞記者，用「湘西」作題材，寫成他的著作，不問這作品性質是特殊的或一般的，我相信，都重要而有價值。因爲一種比較客觀的記載，縱簡略而多缺點，依然無害於事，它多多少少可以幫助他人對於湘西的認識。至於我這冊小書，在本書第一章上即說得明明白白：只能說是一點「土儀」，一個湘西人對於來到湘西或關心湘西的朋友們所作的一種芹獻。我的目的只在減少旅行者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給他一點來到湘西爲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並希望這本小書的讀者，在捲卷時，能對這邊鄙之地給予少許值得給予的同情，就算是達到寫作目的了。若這本小書還可對這些專家或其他同鄉前輩成爲一種「拋磚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

榮幸。

我生長於鳳凰縣十四歲後在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個地方大約住過七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這條水上畢的業。我對於湘西的認識，自然較偏於人事方面。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老幼貴賤，生死哀樂種種狀況，我因性之所近，注意較多。去鄉約十五年，去年回到沅陵看看，新陳代謝，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然而另外又似乎有些情形還是一成不變。我心想這些人被歷史習慣所範圍，所形成的一切，若寫它出來，當不是一種徒勞！因為在湘西我大約見過兩百左右年青同鄉，談起國家大事，文壇掌故，海上繁華時，他們竟像我還知道的很多。至於談起桑梓情形，卻茫然發呆。人人都知道說地方人不長進，老年多頑固墮落，青年多虛浮繁華，地方政治不良，苛捐雜稅太多。可是都人云亦云，不知所謂。大家對於地方壞處缺少真正認識，對於地方好處更不會有何熱烈愛好。即從青年知識分子一方面觀察，不特知識理性難擡頭，情感勇氣也日見薄弱。所以當我拿筆寫到這個地方種種時，本人的心情實在很激動，很痛苦。覺得故鄉山川風物如此美好，一般人如此勤儉耐勞，並富於熱忱與藝術愛美心，地下所蘊聚又如此豐富，實寄無限希望於未來。因此這本書的最好讀者，也許應當是生於斯，長於斯，將來與這個地方榮枯永遠不

可。分。的。同。鄉。

湘西到今日，生產，建設，教育，文化，在比較之下，事事都顯得落後，一般議論常認爲是「地瘠民貧」，這實在是一句錯誤的老話。老一輩可以藉着解嘲，年輕人決不宜用此卸責。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必需認識清楚：這是湘西人負氣與自棄的結果！負氣與自棄本來是兩件事，前者出於山民的強悍本性，後者出於缺少知識養成的習慣；兩種弱點合而爲一，於是產生一種極頑固的拒他性，不僅僅對一切進步的理想加以拒絕，便是一切進步的事實，也不大放在眼裏。譬如就湘西地方商業而論，規模較大的出口貨如桐油，木材，煙草，茶葉，進口貨如棉紗，煤油，煙捲，食鹽，五金，就無不操縱在江西幫，漢口幫商人手裏，湘西人是從不過問的。湘西人向外謀出路時，人自爲戰，與社會環境奮鬥的精神，很得到國人尊敬，至於集團的表現，遵循社會組織，從事各種近代化企業競爭，就大不如人。因此在政治上雖產生過熊希齡，宋教仁，多獨張一幟，各不相附。軍人中出過傅良佐，田應詔，蔡鉅猷，對於湖南卻無所建樹。讀書人中近二十年來更出了不少國內知名專門學者，然而沅水流域二十縣，到如今卻併一個像樣的中學還沒有，各縣雖多財主富翁，這些人的財富，除被動的派捐綁票，自動的嫖賭逍遙，竟似乎別無更有意義的用途。這種長於此而拙於



彼，也精明能幹，也胡塗到家的情形，無一不是負氣與自棄結果。負氣與自棄影響到政治方面，則容易有「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觀念，少彈性，少膨脹性，少黏附團結性，少隨時代應有的變通性。影響到普遍社會方面，則一切容易趨於保守，對任何改革都無熱情，難興奮，凡事惟以拖拖混混爲原則，以不相信不合作保持負氣，表現自棄。這自然不成的負氣與自棄使湘西地方被稱爲苗蠻匪區，湘西人被稱爲苗蠻土匪，這是湘西人的羞辱，每個人都有滌除這羞辱的義務。天時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虛心認識人事上的弱點，并有勇氣改善這些弱點。第一是自尊心的培養，特別值得注意。因即以游俠者精神而論，若缺少自尊心，便不會成爲一個大腳色。何況年青人將來對地方對歷史的責任，遠比個人得失榮辱爲重要。

日月交替，因之產生歷史。民族興衰，事在人爲。屈宋文章，曾左勳業，遺芳餘烈，去今猶未甚遠。我這本小書所寫到的各方面現象，和各種問題，雖極瑣細平凡，在一個有心人看來，說不定還有一點意義，值得深思！



## 目 錄

引子	一
常德的船	七
沅陵的人	一九
白河流域幾個碼頭	三五
瀘溪·浦市·箱子巖	四三
辰谿的煤	五〇
沅水上游幾個縣分	六〇
鳳凰	七三
苗民問題	九三



## 引子

戰事一延長，不知不覺間增加了許多人地理知識。另外一時，我們對於地圖上許多地名，都空空泛泛，并無多少意義，也不能有所關心。現在可不同了。一年來有些地方，或因為敵我兩軍用礮火血肉爭奪，或因為個人需從那里過身，都必然重新加以注意。例如豐臺，台兒莊，富陽，嘉善，南京，或長沙，這里或那里，我們好像全都十分熟習。地方和軍事有關，和交通有關，它的形勢，物產，多多少少且總給我們一些概念。所以當前一個北方人，一個長江下游人，一個廣東人（假定他是讀書的），從不到過湖南，如今擬由長沙，經湘西，過貴州，入雲南，人到長沙前後，自然從一般記載和傳說，對湘西有如下幾種片段印象或想像：

（一）湘西是個苗區，同時又是個匪區。婦人多會放蠶，男子特別歡喜殺人。

（二）公路極壞，地極險，人極蠻，因此旅行者通過，實在冒兩重危險，若想住下，那簡直是探險了。



(三) 地方險有險的好處，車過武陵，就是桃花源記上所說的漁人本家。武陵上面是桃源縣，就是「桃花源」，說不定還有避秦的遺民，可以招待客人。經過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會趕屍。若眼福好，必有機會見到一羣死屍在公路上行走，汽車近身時，還知道避讓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樣！

(四) 地方文化水準極低，土地極貧瘠，人民蠻悍而又十分愚蠢。

這種打算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許多人就那麼心懷不安與好奇經過湘西。經過後一定還有人相信傳說，不大相信眼睛。這從許多過路人和新聞記者的游記或通信就可看出。這種游記和通信刊載出來時，又給另外一些陌生人新的幻覺與錯覺，因此湘西就在這種情形中成爲一個特殊區域，充滿原始神祕的恐怖，交織野蠻與優美，換言之，地方人與物，由外面人眼光中看來俱不可解。造成這種印象的，最先自然是過去游宦的外來人，一瞥而過，作成的荒唐記載，其次便是到過湘西來作官作吏，因貪污搜括不遂，或因貪污搜括喫過地方人的苦頭，這種人的傳說。因爲大家都明白湘西，所以談文化史的陳序經先生，在一篇討論研究西南文化的文章裏，說及湖南苗民時，就說「八十年前湖南還常有苗患，然而湖南苗民在今日已不容易找出來。」（見新動向二期）陳先生是隨同

西南聯合大學在長沙住過好幾個月的，既不知道湘西還有幾縣地方，苗民占全縣人口比例到三分之二以上，更不注意湘主席何鍵的去職，榮升內政部長，就是苗民「反何」作成的。一個專家對於湘西尚如此隔膜，別的人可想而知了。

本文的寫作，和一般游記通訊稍微不同。作者是本地人，可談的問題極多，譬如鑛產，農村，教育，軍事，一切大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這時節不是談它的時節。現在僅就一個旅行者沿湘黔公路所見，下車時容易觸目，住下時容易發生關係，談天時容易引起辯論，這一類瑣細小事，分別寫點出來，作為關心湘西各種問題或對湘西還有興味的過路人一分「土儀」。如能對於旅行者減少一點不必有的憂慮，補充一點不可免的好奇心，此外更能給他一點常識——對於旅行者到湘西來安全和快樂應當需要的常識，或一點同情，對這個邊鄙之地值得給予的同情，就可說是已經達到拿筆的目的了。

一個外省人想由公路乘車入滇，總得在長沙候車，多多少少等些日子。長沙人的說話，以善於擴大印象描繪見長，對於湘西的印象，不外把經驗或傳聞復述一次。殺人放火，執槍弄刀，知識簡陋，地方神祕，如此或如彼，敘說的一定有聲有色。看看公路局的記名簿，輪到某某買票上車了，於是這個客人擔着一分憂慮，懷藏一點好奇心，由長沙上車，一離



城區就得過渡，待渡時，對長沙留下的印象，在飲食方面必然是大盤，大碗，大調羹，和大筷子。私人住宅門牆上園廬名稱字樣大，商店鋪子門面招牌也異常大，東東西西都大——正好像一切東西都放大了，凡事不能例外，所以購買什物時，作生意人的脾氣也特別大，（尤其是洋貨鋪對於探頭探腦想買點什麼的鄉下人，郵局的辦事員對於普通人……）爲一點點小事大吵大罵，到處可見。也許天時陰雨太多了一點，發揚的民族性與古怪的天氣相衝突，結果便表現於這些觸目可見的問題上。長沙出名的是湘繡，湘繡中合乎實用的是被面，每件定價六十四元到一百二十元，事實上給他十五元，交易就辦好了。虛價之大也是別地方少有的。在人事方面，卻各憑機會各種運氣，或滿意，或失望。最容易放在心上的，必然是前主席一籌防空捐，六百萬元不費力即可收齊，說明湖南並不十分窮。現主席擬用五萬年青學生改造地方政治，證明湖南學生相當多。地方氣候雖如漢朝賈誼所說，卑溼多雨，人物如屈原所詠，吳草與香花雜植，無論如何總會給人一種活潑與旺盛的印象。市面活潑也許是裝璜的，政治鋪排也許是有意爲之的，然而地方決不是死氣沈沈的。時代若流行標語口號，他的標語口號會比別的地方大得多，響亮得多，前進得多。（北伐後馬日事變前可以作例。）時代若略略向回頭路走，中國老迷信有露面機會，那麼，和尚

道士，同善社，佛學會，無不生意興隆，號召廣大。（清黨後全省軍人忽然佛化，可以作例。）過路人只要肯留心一看，就可到處看出誇張，這點誇張縱與地方真實進步無關，與市面繁榮可大有關係。長沙是個並未完全工業化的半老都城，然而某幾種手工業，如刺繡，邊炮，雨傘，夏布，不特可供給本省需要，還可向外埠奪取市場。礦產與桐油木材，更增加本省的財富與購買力。所以外來絲織品，毛織品及奢侈品，也可在省會上得到廣大的出路。民氣既發揚，政治上負責的只要肯辦事，會辦事，什麼事都辦得通。目前它在動，在變，在發展，人和物無不如此。

汽車過河後，長沙地方和旅行者離遠了。爆竹聲，吵罵聲，交通器具嘈雜聲，慢慢的在耳根邊消失了。汽車上了些山，轉了些灣，窗外光景換了新樣子。且還繼續時時在變換。平田角一棟房子，小山頭三株樹，乾淨灑脫處，一個學中國畫的旅客常可會心於新安派的畫上去。旅行者會覺得車是向湘西走去，向那個野蠻而神祕，有奇花異草與野人神話的地方走去，添上一分奇異的感覺，雜糅愉快與驚奇。且一定以為這里將如此如此，那里必如此如此。可是這種擔心顯然是白費的，因為益陽和寧鄉，給過路人的印象都不是旅行者所預料得到的。公路坦平而寬闊，有些地方可並行四輛卡車，經雨後路面依然很好。路



旁樹木都整齊如翦。兩旁田畝如一塊塊毯子，形色爽人心目。小山頭全種得是馬尾松和茶樹樅樹，著名的松菌、茶油和白炭，就出於這些樹木。如上路適當三月裏，還到處可見赤如火燄的杜鵑花，在斜風細雨裏聽杜鵑鳥在山谷裏啼喚！有人家處多叢竹繞屋，竹幹帶斑的，起雲的，紫黑的，中節忽然脹大的，北方人當作寶貝的各種竹科植物，原來這地方鄉下小孩子正拿它來趕豬趕鴨子。小孩子眼睛光明，聰明活潑，馴善柔和處，會引起旅行者的疑心：這些小東西長大時就會殺人放蠱？或者不免有點失望，因為一切人和物都與理想中的湘西的野蠻光景不大相稱。或者又覺得十分滿意，因為一切和江浙平原相差不多，表現的是富足安適，無往不宜。

可是慢慢的看罷，對湘西下斷語太早了一點不相宜。我們應當把武陵以上稱為湘西，它的個性特性方能見出。由長沙到武陵，還得坐車大半天，也許車輛應當在那個地方休息，讓我們在車站旁小旅館放下行李，過河先看看武陵，一個詞章上最熟習的名稱。

## 常德 的 船

常德就是武陵，陶潛的搜神後記上桃花源記說的漁人老家，應當擺在這個地方。德山在對河下游，離城市二十餘里，可說是當地唯一的山。汽車也許停德山站，也許停縣城對河另一站。汽車不必過河，車上人卻不妨過河，看看這個城市的一切。地理書上告給人說，這裡是湘西一個大碼頭，是交換出口貨與入口貨的地方。桐油，木料，牛皮，豬腸子和豬鬃毛，煙草和水銀，五倍子和雅片煙，由川東，黔東，湘西各地用各色各樣的船隻裝載到來，這些東西是全得由這裡轉口，再運往長沙，武漢的。子鹽，花紗，布疋，洋貨，煤油，藥品，麵粉，白糖，以及各種輕工業日用消耗品和必需品，又由下江輪駁運到，也得從這裡改裝，再用那些大小不一的船隻，分別運往沅水各支流上游大小碼頭去卸貨的。市上多的是各種莊號。各種莊號上的坐莊人，便在這種情形下成天如一個磨盤，一種機械，為職務來回忙。郵政局的包裹處，這種人進出最多。長途電話的營業處，這種坐莊人是最大主顧。酒席館和妓女的生意，靠這種坐莊人來維持。



除了這種繁榮市面的商人，此外便是一些寄生於湖田的小地主，作過知縣的小紳士，各縣來的男女中學生，以及外省來的參加這個市面繁榮的掌櫃，夥計，烏龜，王八。全市人口過十萬，街道延長近十里，一個過路人到了這個城市中時，便會明白這個湘西的咽喉，真如所傳聞，地方並不小。可是卻想不到這咽喉除吐納貨物和原料以外，還有些什麼東西。作這種吐納工作，責任大，工作忙，性質雜，又是些什麼人。假若一旦沒有了他們，這城市會不會忽然成爲河邊一個廢墟？這種人照例觸目可見，水上城裏無一不可以碰頭，卻又最容易爲旅行者所疏忽。我想說的是真正在控制這個咽喉，支配沅水流域的幾萬船戶。

這個碼頭真正值得注意令人驚奇處，實在也無過於船戶和他所操縱的水上工具了。要認識湘西，不能不對他們先有一種認識。要欣賞湘西地方民族特殊性，船戶是最有價值材料之一種。

一個旅行者理想中的武陵，漁船應當極多。到了這里一看，纔知道水面各處是船隻，可是卻很不容易發現一隻漁船。長河兩岸浮泊的大小船隻，外行人一眼看去，只覺得大同小異，事實上形製複雜不一，各有個性，代表了各個地方的個性。讓我們從這方面來多

知道一點點，對於我們也許有些便利處。

船隻最觸目的三桅大方頭船，這是個外來客，由長江越湖來的，運鹽是它主要的職務，它大多數只到此為止，不會向沅水上游走去。普通人叫它做「鹽船」，名實相符。船家叫它做「大鯪魚頭」，金陀粹編上載岳飛在洞庭湖水擒楊么故事，這名字就見於記載了，名字雖俗，來源卻很古。這種船隻大多數是用烏油漆過，所以顏色多是黑的。這種船按季候行駛，因為要大水大風方能行動。杜甫詩上描繪的「洋洋萬斛船，影若揚白虹」也許指的就是這種水上東西。

比這種鹽船略小，有兩桅或單桅，船身異常秀氣，頭尾忽然收斂，令人入目起尖銳印象，全身是黑的，名叫「烏江子」。它的特長是不怕風浪，運糧食越湖。它是洞庭湖上的競走選手。形體結構上的特點是桅高，帆大，深艙，銳頭。蓋艙篷比船身小，因為船舷外還有護艙板。弄船人同船隻本身一樣，一看很乾淨，秀氣斯文。行船既靠風，上下行都使帆，所以帆多整齊，船上用的水手不多，僅有的水手會拉篷，搖橈，撐篙，不會蕩槳——這種船上便不常用槳。放空船時婦女還可代勞掌舵。這種船間或也沿河上溯，數目極少，船身材料薄，似不宜於冒險。這種船在沅水流域也算是外來客。

在沉水流域行駛，表現得富麗堂皇，氣象不凡，可稱爲巨無霸的船隻，應當數「洪江油船」。這種船多方頭高尾，顏色鮮明，間或且有一點金漆裝飾。尾梢有舵樓，可以安置家眷。大船下行可載三四千桶桐油，上行可載兩千件棉花，或一票食鹽。用艙手二十六人到四十人，用繙手三十人到六七十人。必待春水發後方上下行駛，路線係往返常德和洪江。每年水大至多上下三五回，其餘大多時節都在休息中，成排結隊停泊河面，儼然是河上的主人。船主照例是麻陽人，且照例姓滕，善交際，禮數清楚。常與大商號中人拜把子，攀親家。行船時站在船後檀木舵把邊，嚴莊中帶點從容不迫神氣，口中含了個竹馬鞭短煙管，一面看水，一面吸煙。遇有身分的客人搭船，喝了一杯酒後，便向客人一五一十敘述這隻油船的歷史，載過多少有勢力的軍人，閩老，或名馳沉水流域的妓女。換言之，就是這隻船與當地「歷史」發生多少關係。這種船隻上的一切東西，無一不巨大堅實。船主的裝束在船上時看不出什麼特別處，上岸時卻穿長袍，（下腳過膝三四寸，）罩青羽綾馬褂，戴呢帽或小緞帽，佩小牛皮抱肚，用粗大銀鍊繫定，內中塞滿了銀元。穿生牛皮靴子，走路時踏得很重。個子高高的，瘦瘦的。有一雙大手，手上滿是黃毛和青筋。會喝酒，打牌，且豪爽大方，喫花酒應酬時，大把銀元鈔票從抱肚掏出，毫不吝嗇。水手多強壯勇敢，眉目精悍，善唱



歌、泗水、打架、罵野話。下水時如一尾魚，上岸接近婦人時像一隻小公豬。白天弄船，晚上玩牌，同樣做得極有興致。船上人雖多，卻各有所事，從不紊亂。艙面永遠整潔如新。拔錨開頭時，必擂鼓敲鑼，在船頭燒紙燒香，煮白肉祭神，燃放千子頭鞭炮，表示人神和樂，共同幫忙一路福星。在開船儀式與行船歌聲中，使人想起兩千年前楚辭發生的原因，現在還好好的保留下來，今古如一。

比洪江油船小些，形式髣髴也較笨拙些。（一般船隻用木板作成，這種船竟像用木柱作成。）平頭大尾，一望而知船身十分堅實，有鬪拳師的神氣，名叫「白河船」。白河即酉水的別名。這種船隻即行駛於沅水，由常德到武陵一段，酉水由沅陵到保靖一段。酉水灘流極險，船隻必經得起磕撞。船隻必載重方能壓浪，因此尾部如臀，大而圓。下行時在船頭縛大木橈兩把，木橈的用處是船隻下灘，轉頭時比舵切於實際。照水上人俗諺說「三槳不如一篙，三橈不如一橈。」橈讀作招。酉水淺而急，不常用橈，篙槳用處多，因此篙多特別長大，槳較粗碩，肥而短。船篷用粽子葉編成，不塗油。船主多永順保靖人，姓向姓王姓彭占多數。酉水河牀窄，灘流多，為應付自然，弄船人所需要的勇敢能耐也較多。行船時常用相互詛罵代替共同唱歌，為的是受自然限制較多，脾氣比較壞一點。酉水是傳說中古代

藏書洞穴所在地，多的是高大宏敞，充滿神秘的洞穴。由沅陵起到酉陽止，沿酉水流域的每個縣分總有幾個洞穴。可是如沅陵的大酉洞，保靖的獅子洞，酉陽的龍洞，這些洞穴縱有書籍也早已腐爛了。到如今這條河流最多的書應當是寶慶紙客販賣的石印本曆書，每一條船上照例都有一本皇曆。船家禁忌多，曆書是他們行動的寶貝。河水既容易出事，個人想減輕責任，因此凡事都儼然有天作主，由天處理，照書行事，比較心安，也少糾紛。酉水流域每個縣分的船隻，在形式上又各不相同，不過這些小船不出白河，在常德能看到的白河油船，形體差不多全是一樣。

沅水中部的辰谿縣，出白石灰和焦煤，運載這兩種東西的本地船叫做「辰谿船」，又名「廣舶子」。它的特點和上述兩種船隻比較起來，顯得材料脆薄而缺少個性。船身多是淺黑色，形狀如土布機上的梭子，款式都不怎麼高明。下行多滿載這些不值錢的貨物，上行因無回頭貨便時常放空。船身瘦，所運貨物又少，時間性，滿載下駛，危險性多，搭客不歡迎，因之弄船人對於清潔時間就不甚關心。這種船上的蓆篷照例是不大完整的，布帆是破破碎碎的，給人印象如一個破落戶。弄船人因閒而懶，精神多顯得萎靡不振。

洞河（即瀟溪）發源於乾城苗鄉大小龍洞，和鳳凰苗鄉鳥巢河。兩條小河在乾城

縣的所里市相匯。向東流，到瀘溪縣，方和沅水同流。在這條河裏的船就叫「洞河船」。河源由苗鄉梨林地方兩個洞穴中流出，河牀是亂石底子，所以水質特別清，水性特別猛。船身必需從撞磕中掙扎，河身既小，船身也較輕巧。船舷低而平，船頭窄窄的。在這種船上，水中，我們可以發現苗人。不過見着他時，我們不會對他有何驚奇，他也不會對我們有何驚奇。這種人一切和別的水上都差不多，所不同處，不過是他那點老實、忠厚、純樸、憨直性情——原人的性情，因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點罷了。乾城人極聰明文雅，小手小腳小身材，唱山歌時嗓子非常好聽，到碼頭邊時可特別沈默安靜。船隻太小了，不常有機會到這大碼頭邊靠船。這種船停泊在河面時似乎很羞怯，正如水手們上街時一樣羞怯。

乾城用所里作本縣吐納貨物的水碼頭。地方雖不大，小小石頭城卻很整齊乾淨，且出了幾個近三十年來歷史上有名姓的人物。段祺瑞時代的陸軍總長傅良佐將軍，是生長在這個小縣城裏的。東北軍宿將，國內當前軍人中稱戰術權威的楊安銘將軍，也是這地方人。

在河上顯得極活動，極有生氣，而且數量極多的，是普通的中型「麻陽船」。這種船



頭尾高舉，秀拔而靈便。這種船隻的出處是麻陽河（即辰谿）。每隻船上都可見到婦人、孩子、童養媳，弄船人一面擔負商人委託的事務，一面還擔負上帝派定的工作，兩方面都異常稱職。沅水流域的轉運事業，大多數由這地方人支配，人口繁榮的結果，且因此在常德城外多了一條麻陽街。「一切成功都必需爭鬪，」這原則也可用作麻陽街的說明。據傳說，這條街是個姓滕的水手雙拳打出來的。我們若有興趣特意到那條街上走走，可知道開小鋪子的，做理髮店生意的，賣船上傢伙的，經營皮肉生涯的，全是麻陽人，我們就會明白，原來參加這種爭鬪，每人都有一分。麻陽人的精力絕倫處，或者與地方出產有點關係。麻陽出各種橘子，糯米亦極好，作甜酒特別相宜。人口加多，船隻也越來越多，因此沅水水面的世界，一大半是麻陽人的。大凡船隻停靠處，都有叫鄉親的麻陽人。鄉親所得的便利極多，平常外鄉人，坐船時於是都叫麻陽人作「鄉親」。鄉親的特點是面目精悍而性情快樂，作水手的都能喫，能做，能喝，能打架。船主上岸時必裝扮成爲一個小鄉紳，如駕洪江油船的大老闆一樣穿袍穿褂，著生牛皮盤雲長統釘靴，戴有皮封耳的毡帽或博士帽，手指套上分量沈重的金戒指，皮抱肚裏裝上許多大洋錢，短煙管上懸個老虎爪子，一端還鑲包一片鏤花銀皮。見人就請教仙鄉何處，貴府貴姓。本人大多數姓滕，名字「代富」。

「宜貴。」對三十年來的本省政治，比起任何地方船主都熟習，都關心。歡喜講禮教，臧否人物，且善於稱引經典格言和當地俗諺，作爲談天時章本。恭維客人時必從恭維上增多一點收入，被客人恭維時便稱客人爲「知己」，笑嘻嘻的請客人喝酒。婦女在船上不特對於行船毫無妨礙，且常常是一個好幫手。婦女多壯實能幹，大腳大手，善於生男育女。

麻陽人中另外還有一雙值得稱讚的手，在湘西近百年實無匹敵，在國內也是一個少見的藝術家，是塑像師張秋潭那雙手。

在常德水碼頭船隻極小，飄浮水面如一片葉子，數量之多如淡干魚，是專載客人用的「桃源划子」。木商與煙販，上下辦貨的莊客，過路的公務員，放假的男女學生，同是這種小船的主顧。船身既輕小，上下行的速度較之其他船隻快過一倍，下灘時可從邊上小急流走，決不會出事。在平潭中且可日夜趕程，不會受關卡留難。因此在有公路以前，這種小小船隻實爲沅水流域交通利器。弄船人工作不需如何緊張，開銷又少，收入卻較多。裝載客人且多闊老，同時桃源縣人的性格又特別隨和，（沅水一到桃源後就變成一片平潭，再無惡灘急流，自然影響到水上人性情很大。）所以弄船人脾氣就馬虎得多。很多是癮君子，白天弄船，晚上便靠燈。有些家中人說不定還留在縣裏，經營一種不必要本錢的

職業，分工合作，都不閒散。且能作客人嚮導，帶訪桃源洞的客人到所要到的新奇地方去。

在沅水流域上下行駛，停泊到常德碼頭，應當稱爲「客人」的船隻，共有好幾種，有從芷江上游黔東玉屏來的，有從麻陽河上游黔東銅仁來的，有從白河上游川東龍潭來的。玉屏船多就洪江轉口，下行不多。龍潭船多從沅陵換貨，下行不多。「銅仁船」裝油輪下行的，有些莊號在常德，所以常直放常德。船隻最引人注意處是顏色黃明照眼，式樣輕巧，如競賽用船。船頭船尾細狹而向上翹舉，船底平淺，材料脆薄，給人視覺上感到靈便與愉快，在形式上可謂秀雅絕倫。弄船人語言清婉，裝束素樸，有些水手還穿齊膝的長衣，裹白頭巾，風度整潔和船身極相稱。船小而載重，故下行時船舷必縛茅束擋水。這種船停泊河中，髻髻極其謙虛，一種作客應有的謙虛。然而比同樣大小的船隻都整齊，一種作客不能不注意的整齊。

此外常德河面還有一種船隻，數量極多，有的時常移動，有的又長久停泊。這些船的形式一律是方頭，方尾，無桅，無舵。用木板作船壁，開小小窗子，木板作頂。有些當作船主的金屋，有些又作逋逃者的窟穴。船上有招納水手客人的本地土娼，有賣煙和糖食，小喫，豬蹄子，粉麵的生意人。此外算命賣卜的，圓光關亡的，無不可以從這種船上發現。船家做壽



成親，也多就方便借這種水上公館舉行，因此一遇黃道吉日，總是些張燈結綵，響器聲，弦索聲，大小炮仗聲，划拳歌呼聲，點綴水面熱鬧。

常德縣城本身就類乎一隻旱船，女作家丁玲，法律家戴修瓚，國學家余嘉錫，是這隻旱船上長大的。較上游的河堤比城中高得多，漲水時水就到了城邊，決堤時城四圍便是水了。常德沿河的長街，街市上大小各種商鋪，不下數千家，都與水手有直接關係。雜貨店鋪專賣船上用件及零用物，可說是它們全爲水手而預備的。至如油鹽，花紗，牛皮，煙草等等莊號，也可說水手是爲它們而有的。此外如茶館，酒館和那經營最素樸職業的戶口，水手沒有它不成，它沒水手更不成。

常德城內一條長街，鋪子門面都很高大，（與長沙鋪子大同小異，近於誇張）木料不值錢，與當地建築大有關係。地方濱湖，河堤另一面多平田澤地，產魚蝦，蓮藕，因此魚棧連子棧延長了長街數里。多清真教門，因此牛肉特別肥鮮。

常德沿沅水上行九十里，才到桃源縣，再上行二十五里，方到桃源洞。千年前武陵漁人如何沿溪走到桃花源，這路線尙無好事的考古家說起。現在想到桃源訪古的風雅人，大多數只好坐公共汽車去，到過了桃源，興趣也許在彼而不在此，留下印象較深刻的東

西，不是那個傳說的洞穴，倒是另外一些傳說所不載的較新洞穴。在桃源縣想看到老幼黃髮垂髫，怡然自樂的光景，並不容易。不過或者因為歷史的傳統，地方人倒很和氣，保存一點古風。也知道歡迎客人，殺雞作黍，留客住宿。雖然多少得花點錢，數目並不多。可是一個旅行者應當知道，這些人贈送遊客的禮物，有時不知不覺太重了點，最好倒是別大意，莫好奇，更不要因為記起宋玉所賦的高唐神女，劉晨阮肇天台所遇的仙女，想從經驗中去證實故事。換言之，不妨學個「老江湖」，少生事！當地縱多神女仙女，可並不是為外來讀書人遊客預備的，沉水流域的木竹牌商人是唯一受歡迎者。好些極大的木竹牌，到桃源後不久就無影無蹤不見了，照俚話所說，是「進了桃源的洞穴」的。

政治家宋教仁，老革命黨覃振，同是桃源縣人。桃源縣有個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五四運動談男女解放平等，最先要求男女同校，且實現它，就是這個學校的女學生。

## 沅陵的人

由常德到沅陵，一個旅行者在車上的感觸，可以想像得到，第一是公路上並無苗人，第二是公路上很少聽說發現土匪。

公路在山上，與山谷中盤旋轉折雖多，路面卻修理得異常良好，不問晴雨都無妨車行。公路上的行車安全的設計，可看出負責者的最大努力。旅行的很容易忘了車行的危險，樂於讚歎自然風物的美秀。在自然景緻中見出宋院畫的神彩奕奕處，是太平鋪過河時入目的光景。谿流縈迴，水清而淺，在大石細沙間湍流。翠峯競秀，積翠凝藍，在細雨中或陽光下看來，顏色真無可形容。山腳下一帶樹林，一些儼如有意爲之布局，恰到好處的小房子，繞河洲樹林邊一灣溪水，一道長橋，一片煙，香草山花，隨手可以掇拾。楚辭中的山鬼，雲中君，鬢髮如在眼前。上官莊的長山頭時，一個山接一個山，轉折頻煩處，神經質的婦女與懦弱無能的男子，會不免覺得頭目暈眩。一個常態的男子，便必然對於自然的雄偉表示讚歎，對於數年前裹糧負水來在這高山峻嶺修路的壯丁，更表示敬仰和感謝。這是

一羣沒滅無聞沈默不語真正的戰士！每一寸路都是他們流汗作成的。他們有的從百里以外小鄉村趕來，沈沈默默的在派定地方擔土，打石頭，三五十人躬着腰肩共同拉着個大石滾子碾壓路面，淋雨，挨餓，忍受各式各樣虐待，完成了分派到頭上的工作。把路修好了，眼看許多許多的各色各樣稀奇古怪的物件吼着叫着走過了，這些可愛的鄉下人，知道事情業已辦完，笑笑的，各自又回轉到那個想像不到的小鄉村裏過日子去了。中國幾年來一點點建設基礎，就是這種無名英雄作成的。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可是所完成的工

作卻十分偉大。

單從這條公路的堅實和危險工程看來，就可知道湘西的民衆是可以爲國家完成任何偉大理想的。只要領導有人，交付他們更困難的工做，也可望辦得很好。

看看沿路山坡桐茶樹木那麼多，桐茶山整理那麼完美，我們且會明白這個地方的人民，卽或無人領導，關於求生技術，各憑經驗在不斷努力中，也可望把地面征服，使生產增加。

只要在上的不過分苛索他們，魚肉他們，這種勤儉耐勞的人民就不至於鋌而走險發生問題。可是若到任何一個停車處，試同附近鄉民談談，我們就知道那個「過去」是

種什麼情形了。任何捐稅，鄉下人都有一分，保甲在糟塌鄉下人這方面的努力，成績真極可觀！然而促成他們努力的動機，卻是照習慣把所得繳一半，留一半。然而負責的注意到這個問題時，就說「這是保甲的罪過，」從不認為是當政的恥辱，負責者既不知如何負責，因此使地方進步永遠成爲一種空洞的理想。

然而這一切都不妨說已經成爲過去了。

車到了官莊交車處，一列等候過山的車輛，靜靜的停在那路旁空闊處，說明這公路行車秩序上的不苟。雖在軍事狀態中，軍用車依然受公路規程轄制，不能占先通過，此來彼往，秩序井然。這條公路的修造與管理統由一個姓周的工程師負責。

車到了沅陵，引起我們注意處，是車站邊挑的，擡的，負荷的，推挽的，全是女子。凡其他地方男子所能做的勞役，在這地方統由女子來作。公民勞動服務也還是這種女人。公路車站的修成，就有不少女子參加。工作既敏捷，又能幹。女權運動者在中國二十年來的運動，到如今在社會上露面時，還是得用「夫人」名義來號召，並不以為可羞。而且大家都集中在大都市，過着一種腐敗生活。比較起這種女勞動者把流汗和喫飯打成一片的情形，不由得我們不對這種人充滿尊敬與同情。



這種人並不因為終日勞作就忘記自己是個婦女，女子愛美的天性依然還好好保存，胸口前的扣花裝飾，袴腳邊的扣花裝飾，是勞動得閒在茶油燈光下做成的。（圍裙扣花工作之精和設計之巧，外路人一見無有不交口稱讚。）這種婦女日常工作雖不輕鬆，衣衫卻整齊清潔。有的年紀已過了四十歲，還與同伴競爭兜攬生意。兩角錢就為客人把行李背到河邊渡船上，跟隨過渡，到達彼岸，再為背到落腳處。外來人到河碼頭渡船邊時，不免十分驚訝，好一片水！好一座小小山城！尤其是那一排渡船，船上的水手，一眼看去，幾乎又全是女子。過了河，進得城門，向長街走走，就可見到賣菜的，賣米的，開鋪子的，做銀匠的，無一不是女子。再沒有另一個地方，女子對於參加各種事業，各種生活，做得那麼普遍的，那麼自然了。看到這種情形時，真不免令人發生疑問：一切事幾幾乎都由女子來辦，如鏡花緣一書上的女兒國現象了。本地方的男子，是出去打仗，還是在家納福看孩子？

不過一個旅行者自覺已經來到辰州時，興味或不在這些平常問題上。辰州地方是以辰州符馳名的，辰州符的傳說奇蹟中，又以趕屍著聞。公路在沅水南岸，過北岸城裏去，自然盼望有機會弄明白一下這種老玩意兒。

可是旅行者這點好奇心會受打擊，多數當地人對於辰州符都莫名其妙，且毫無興

趣，也不怎麼相信。或許無意中會碰着一個「大」人物，體魄大，聲音大，氣派也好像很大。他不是姓張，就是姓李，（他應當姓李）會告你辰州符的靈跡，就是用刀把一隻雞頸膊扎斷，把它重新接上，喫一口符水，向地下拋去，這隻雞即刻就會跑去，撒一把米到地上，這隻雞還居然趕回來喫米！你問他：「這事會親眼見過嗎？」他一定說：「當真是眼見的事。」或許慢慢的想一想，你便也會覺得同樣是在什麼地方親眼見過這件事了。原來五十年前的什麼書上，就這麼說過的。這個大人物是當地著名會說大話的。世界上事什麼都好，像知道得清清楚楚，只不大知道自己說話是假的還是真的。是書上有的，還是自己造作的？多數本地人對於「辰州符」是個什麼東西，照例都不大明白的。

對於趕屍傳說呢？說來實在動人。凡受了點新教育，血裏骨裏還浸透原人迷信的新紳士，想滿足自己的荒唐幻想，到這個地方來時，總有機會溫習一下這種傳說。紳士，學生，旅館中人，儼然因為生在當地，便負了一種不可避免的義務，又如為一種天賦的幽默同情心所激發，總要把它的神奇處重述一番。或說朋友親戚會親眼見過這種事情，或說曾有誰被趕回來。其實他依然和客人一樣，並不明白，也不相信，客人不提，他是從不注意這個問題的。客人想「研究」它，（我們想像得出有許多人是樂於研究它的，）最好還

是看「奇門遁甲」這部書或者對他有一點幫助，本地人可不會給他多少幫助。本地人雖樂於答覆這一類僂不可言的問題，卻不能說明這事情的真實性。就中有個「有道之士」姓闕，當地人通稱之爲闕五老，年紀將近六十歲，談天時精神猶如一個小孩子。據說十五歲時就遠走雲貴，跟名師學習過這門法術。作法時口訣並不希奇，不過是念文天祥的「正氣歌」罷了。死人能走動便受這種歌詞的影響。辰州符主要的工具是一碗水；這個有道之士家中神主前便陳列了那麼一碗水，據說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碗裏水減少時就加添一點。一切病痛統由這一碗水解決。一個死屍的行動，也得用水迎面的噴。這水且能由昏濁與沸騰表示預兆，有人需要幫忙或家事吉凶的預兆。登門造訪者若是一個讀書人，一個教授，他把這一碗水的妙用形容得將更驚心動魄。使他舌底翻蓮的原因，或者是他自己十分寂寞，或者是對於客人具有天賦同情，所以常常把書上沒有的也說到了。客人要老老實實發問：「五老，那你看過這種事了？」他必裝作很認真神氣說：「當然的。我還親自趕過，那是我一個親戚，在雲南做官，死在任上，趕回湖南，每天爲死者換新草鞋一雙，到得湖南時，死人腳趾頭全走脫了。只是功夫不練就不靈，早丟下了。」至於爲什麼把它丟下，可不說明。客人目的在表演，主人用意，在故神其說，末後自然不免使客人失望。

不過知道了這玩意兒是讀「正氣歌」作口訣，同儒家居然有關係時，也不無所得。關於趕屍的傳說，這位有道之士可謂集其大成，所以值得找方便去拜訪一次，他的住處在上西關，一問即可知道。可是一個讀書人也許從那有道之士服爾泰風格的微笑，服爾泰風格的言談，會看出另外一種無聲音的調笑，「你外來的書獃子，世界上事你知道許多，可是書本不說，另外還有許多就不知道了。用正氣歌趕走了死屍，你充滿好奇的關心，你這個活人，是被什麼邪氣趕到我這裡來？」那時他也許正坐在他的雜貨鋪裏面，（他是隱於醫與商的，）忽然用手指着街上一個長頭髮的男子說：「看，瘋子！那真是個瘋子，沈陵地方唯一的瘋子。可是他的語氣也許指得是你拜訪者。你自己試想想看，爲了一種流行多年的荒唐傳說，充滿了好奇心來拜訪一個透熟人生的人，問他死了的人用什麼方法趕上路，你用意說不定還想拜老師，學來好去外國賺錢出名，至少也弄得哲學博士回國，在他飽經世故的眼中，你和瘋子的行逕有多少不同！

這個人的言談，倒真是一種傑作，三十年來當地的歷史，在他記憶中保存得完完全全，說來時莊諧雜陳，實在值得一聽。尤其是對於當地人事所下批評，尖銳透入，令人不得不想起法國那個服爾泰。

至於辰砂的出處，出產地離辰州地還遠得很，遠在鳳凰縣的苗鄉猴子坪。

凡到過沅陵的人，在好奇心失望後，依然可從自然風物的秀美上得到補償。由沅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連椽，較高處露出雉堞，沿山圍繞，叢樹點綴其間，風光入眼，實不俗氣。由北岸向南望，則河邊小山間，竹園，樹木，廟宇，居民，髻髻各個都位置在最適當處。山後較遠處羣峯羅列，如屏如障，煙雲變幻，顏色積翠堆藍。早晚相對，令人想像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駕螭乘蜺，馳驟其間。繞城長河，每年三四月春水發後，洪江油船顏色鮮明，在搖櫂歌呼中連翩下駛。長方形大木筏，數十精壯漢子，各據筏上一角，舉槳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動處，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矚，儼然四圍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畫。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勁健，膽大心平，危立船頭，視若無事。同一渡船，大多數都是婦人，划船的是婦女，過渡的也是婦女較多，有些賣柴賣炭的，來回跑五六十里路，上城賣一擔柴，換兩斤鹽，或帶回一點紅綠紙張同竹篾作成的簡陋船隻，小小香燭。問她時，就會笑笑的回答：「拿回家去做土地會，」你或許不明白土地會的意義，事實上就是酬謝楚辭中提到的那種雲中君——山鬼。這些女子一看都那麼和善，那麼樸素，年紀四十以下的，無一不在胸前土藍布或葱綠布圍裙上繡上一片花，且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別出心裁，把它處置得十分



美觀，不拘寫實或抽象的花朵，總那麼妥帖而雅相。在輕煙細雨裏，一個外來人眼見到這種情形，必不免在讚美中輕輕嘆息，天時常常是那麼把山和水和人都籠罩在一種似雨似霧使人微感淒涼的情調裏，然而卻無處不可以見出「生命」在這個地方有光輝的那一面。

外來客自然會有個疑問發生：這地方一切事業女人都有分，而且像只有「兩截穿衣」的女子有分，男子到哪里去了呢？

在長街上我們固然時常可以見到一對少年夫妻，女的眉毛俊秀，鼻準完美，穿淺藍布衣，用手指粗銀鍊繫扣花圍裙，背小竹籠。男的身長而瘦，英武爽朗，肩上抗了各種野獸皮向商人兜賣。令人一見十分感動。可是這種男子是特殊的。

男子大部分都當兵去了。因兵役法的缺憾，和執行兵役法的中間層保甲制度人選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這些壯丁拋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當匪。匪多的原因，外來官吏苛索實爲主因。鄉下人照例都願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讓他們那麼好好活下去。鄉下人照例一入兵營就成爲一個好戰士，可是辦兵役的卻覺得如果人人都樂於應兵役，就毫無利益可圖。土匪多時，當局另外派大部隊伍來「維持治安」，

守在幾個城區，別的不再過問。土匪得了相當武器後，在報復情緒下就是對公務員特別不客氣，凡搜括過多的外來人，一落到他們手裏時，必然是先將所有的得到，再來取那個「命」。許多人對於湘西民或匪都留下一個特別蠻悍嗜殺的印象，就由這種教訓而來。許多人說湘西有匪，許多人在湘西雖遇匪，卻從不會遭遇過一次搶劫，就是這個原因。

一個旅行者若想起公路就是這種蠻悍不馴的山民或土匪，在烈日和風雪中努力作成的，乘了新式公共汽車由這條公路經過，既感覺公路工程的偉大結實，到得沅陵時，更隨處可見婦人如何認真稱職，用勞力討生活，而對於自然所給的印象，又如此秀美，不免感慨繫之。這地方神祕處原來在此而不在彼。人民如此可用，景物如此美好，三十年來牧民者來來去去，新陳代謝，不知多少，除認為「蠻悍」外，竟別無發現。外來爲官作宦的，回籍時至多也只有把當地久已消滅無餘的各種畫符捉鬼荒唐不經的傳說，在茶餘酒後向陌生者一談。地方真正好處不會欣賞，壞處不能明白。這豈不是湘西的另外一種神祕？

沅陵算是個湘西受外來影響較久較大的地方，城區教會的勢力，造成一批喫教飯的人物，蠻悍性情因之消失無餘，代替而來的或許是一點青年會辦事人的習氣。沅陵又

是沅水幾個支流貨物轉口處，商人勢力較大，以利爲歸的習慣，也自然很影響到一些人的打算行爲。沅陵位置在沅水流域中部，就地形言，自爲內戰時代必爭之地，因此麻陽縣的水手一部分登陸以後，便成爲當地有勢力的小販，鳳凰縣屯墾子弟兵官佐，留下住家的，便成爲當地有產業的客居者。慷慨好義，負氣任俠，楚人中這類古典的熱誠，若從當地人尋覓無着時，還可從這兩個地方的男子中發現。一個外來人，在那山城中石板作成的一道長街上，會爲一個矮小，瘦弱，眼睛又不明，聽覺又不聰，走路時忽忽忙忙，說話時結結巴巴，那麼一個平常人引起好奇心。說不定他那時正在大街頭爲人排難解紛，說不定他的行爲正需要旁人排難解紛。他那樣子就古怪，神氣也古怪。一切像個鄉下人，像個官能爲嗜好與毒物所毀壞，心靈又十分平凡的人。可是應當找機會去同他熟一點，談談天。應當想辦法更熟一點，跟他向家裏走。（他的家在一個山上。那房子是沅陵住戶地位最好，花木最多的。）如此一來，結果你會接觸一點很新奇的東西，一種混合古典熱誠與近代理性在一個特殊環境特殊生活裏培養成的心靈。你自然會「同情」他，可是最好倒是「讚美」他。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因爲他成天在同情他人，爲他人設想幫忙盡義務，來不及接收他人的同情。他需要人「讚美」，因爲他那種古典的作人的態度，值得讚美。同時

他的性情充滿了一種天真的愛好，他需要信託，爲的是他值得信託。他的視覺同聽覺都毀壞了，心和腦可極健全。鳳凰屯擊兵子弟中出壯士，體力膽氣兩方面都不弱於人。這個矮小瘦弱的人物，雖出身世代武人的家庭中，因無力量征服他人，失去了作軍人的資格。可是那點有遺傳性的軍人氣概，卻征服了他自己，統制自己，改造自己，成爲沅陵縣一個頂可愛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大老爺」或「大人」，一個古怪到家的稱呼。商人，妓女，屠戶，教會中的牧師和醫生，都這樣稱呼他。到沅陵去的人，應當認識認識這位大老爺。

沅陵縣沿河下游四里路遠近，河中心有個洲島，周圍高三四合，名「合掌洲」，名目與情景相稱。洲上有座廟宇，名「和尚洲」，也還說得去。但本地的傳說卻以爲是「和漲洲」，因爲水漲河面寬，淹不着，爲的是洲隨河水起落。合掌洲有個白塔，由頂到根雷劈了一小片，本地人以爲奇，并不足奇。河北岸村名黃草尾，人家多在橘柚林裏，橘子樹白華朱實，宜有小腰白齒出於其間。一個種菜園的周家，生了四個女兒，最小的一個四妹，人都呼爲天妹，年紀十七歲，許了個成衣店學徒，尙未圓親。成衣店學徒積蓄了整年工錢，打了一副金耳環給天妹，女孩子就戴了這副金耳環，每天挑菜進東門城賣菜，因爲性格好繁華，人長得風流波俏，一個東門大街的人都知道賣菜的周家天妹。

因此縣裏的機關中辦事員，保安司令部的小軍佐，和商店中小開，下黃草尾玩耍的就多起來了。但不成，肥水不落外人田，有了主子。可是「人怕出名豬怕壯」，天天的名聲傳出去了，水上划船人全都知道周家天天。去年（二十六年）冬天一個夜裏，忽然來了四百武裝嘍囉攻打沅陵縣城，在城邊響了一夜槍，到天明以前，無從進城，這一夥人依然退走了。這些人本來目的也許就只是在城外打一夜槍。其中一個帶隊的稱團長，卻帶了兄弟夥到天妹家裏去拍門。進屋後別的不要，只把這女孩子帶走。

女孩子雖又驚又怕，還是從容的說：「你搶我，把我箱子也搶去，我纔有衣服換！」帶到山裏去時那團長問：「天天，你要死，要活？」

女孩子想了想，輕聲的說：「要死，你不會讓我死。」

團長笑了，「那你的意思是要活了！要活就嫁我，跟我走。我把你當官太太，為你殺豬殺羊請客，我不負你。」

女孩子看看團長，人物實在英俊標緻，比成衣店學徒強多了，就說：「人到什麼地方都是喫飯。我跟你走。」

於是當天就殺了兩個豬，十二隻羊，一百對雞鴨，大喫大喝大熱鬧，團長和天妹結婚。



女孩子問她的衣箱在什麼地方，待把衣箱取來打開一看，原來全是預備陪嫁的！英雄美人，可謂美滿因緣。過三天後，那團長就派人送信給黃草尾種菜的周老夫婦，稱岳父岳母，報告天妹安好，不用罣念。信還是用紅帖子寫的，詞句華而典，師爺的手筆。還同時送來一批禮物，老夫婦無話可說，只苦了成衣店那個學徒，坐在東門大街一家鋪子裏，一面裁布條子做紐絆，一面垂淚。

這也可說是沅陵縣人物之一型。

至於住城中的幾個年高有德的老紳士，那倒正像湘西許多縣城裏的正經紳士一樣，在當地是很聞名的，廟宇裏照例有這種名人寫的屏條，名勝地方照例有他們題的詩詞。兒女多受過良好教育，在外做事。家中種植花木，蓄養金魚和雀鳥，門庭規矩也很好。與地方關係，卻多如顯克微支，在他炭畫那本書裏所說的貴族，凡事取「不干涉主義」。因為名氣大，許多不相干的捐款，不相干的公事，不相干的麻煩，不會上門。樂得在家納福，不求聞達，所以也不用有什麼表現。對於生活勞苦認真，既不如車站邊負重婦女，生命活躍，也不如賣菜的周家天妹，然而日子還是過得很好，這就夠了。

由沅水下行百十里到沅陵，屬邊境地名柳林岔，——就是湘西出產金子，風景又極

美麗的柳林岔。那地方過去一時也有個人，很有意思。這個人據說母親貌美而守寡，住在柳林岔鎮上。對河高山上有個廟，廟中住下一個青年和尚，誠心苦修。寡婦因愛慕和尚，每天必借燒香爲名去看和尙，二十年如一日。和尚誠心修苦，不作理會，也同樣二十年如一日。兒子長大後，慢慢的知道了這件事。兒子知道後，不敢規勸母親，也不能責怪和尚，唯恐母親年老眼花，一不小心，就會墮入深水中淹死。又見廟宇在一個圓形峯頂，攀援實在不容易。因此特意雇定一百石工，在臨河懸巖上開闢一條小路，僅可容足，更找一百鐵工，製成一條粗而長的鐵鍊索，固定在上面，作爲援手工具。又在兩山間造一拱石頭橋，上山頂廟裏時就可省一大半路。這些工作進行時自己還參加，直到完成。各事完成以後，這男子就出遠門走了，一去再也不回來了。

這座廟，這個橋，瀕河的黛色懸崖上這條人工鑿就的古怪道路，路旁的粗大鐵鍊，都好好的保存在那里，可以爲過路人見到。凡上行船的棹手，還必需從這條路把船拉上灘。船上人都知道這個故事。故事雖還有另一種說法，以爲一切是寡婦所修的，爲的是這寡婦……總之，這是一個平常人爲滿足他的某種願心而完成的偉大工程。這個人早已死了，卻活在所有水上人的記憶裏。傳說和當地景色極和諧，美麗而微帶憂鬱。

沅水由沅陵下行三十里後即灘水連接，白溶，九溪，橫石，青浪……就中以青浪灘最長，石頭最多，水流最猛。順流而下時，四十里水路不過二十分鐘可完事，上行船有時得一整天。

青浪灘灘腳有個大廟，名伏波宮，敬奉的是漢老將馬援。行船人到此必在廟裏燒紙獻牲。廟宇無特點，不出奇。廟中屋角樹梢棲息的紅嘴紅腳小小烏鴉，成千累萬，遇下行船必飛往接船送船，船上人把飯食糕餅向空中拋去，這些小黑鳥就在空中接着，把它喫了。上行船可照例不光顧。雖上下船隻極多，這小東西知道向什麼船可發利市，什麼船不打抽豐。船夫傳說這是馬援的神兵，為迎接船隻的神兵，照老規矩，凡傷害的必賠一大小相等銀烏鴉，因此從不會有人敢傷害它。

幾件事都是人的事情，與人生活不可分，卻又雜糅神性和魔性。湘西的傳說與神話，無不古豔動人。同這樣差不多的還很多。湘西的神祕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關係。歷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緒，必然孕育在這種環境中，方能滋長成爲動人的詩歌。想保存它，同樣需要這種環境。

## 白河流域幾個碼頭

白河便是歷史上知名的酉水。白河到沅陵與沅水匯流後，便略顯渾濁，有出山泉水的意思。若溯流而上，則三丈五丈的深潭清澈見底，深潭中爲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紋的瑪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魚來去，皆如浮在空氣裏。兩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紙的細竹，長年作深翠顏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花裏，春天時只需注意，凡有桃花處必可沽酒。夏天則曬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爲人家所在的旗幟。秋冬來時，房屋在懸崖上的，濱水的，無不朗然入目，黃泥的牆，烏黑的瓦，位置卻永遠那麼妥貼，且與四圍環境極其調和，使人得到的印象非常愉快。（引自邊城）

由沅陵沿白河上行三十里，名「烏宿」，地方風景清奇秀美，古木叢竹，瀕水極多。傳說中的大酉洞即在附近。洞中高大宏敞，氣象萬千。但比起鳳凰苗鄉中的齊梁洞，內中平坦能容避難的人一萬以上，就可知道大酉洞其所以著名，或係鄰近開化較早的沅陵所致。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麗清奇的碼頭，應數王村，屬永順縣管轄，且爲永順縣貨物出口

地方夾河高山，壁立拔峯。竹木青翠，巖石黛黑。水深而清，魚大如人。河岸兩旁黛色龐大石頭上，在晴朗冬天裏，尚有野鶯畫眉鳥，從山谷中竹篁裏飛出來，休息在石頭上曬太陽，悠然自得，嘯唱悅耳的曲子，直到有船近身時，方從從容容一齊向林中飛去。水邊還有許多不知名水鳥，身小輕捷，活潑快樂，或頸膊極紅，如縛上一條彩色帶子，或尾如扇子，花紋奇麗，鳴聲都異常清脆。白日無事，平潭靜寂，但見小漁船船舫船頂站滿了沈默黑色魚鷹，緩緩向上游划去。傍山作屋，重重疊疊，如堆蒸糕，入目景象清而壯。一派清芬的影響，本縣老詩人向伯翔的詩，因之也見得異常清壯。

白河多灘，鳳灘，茨灘，繞雞籠，三門，駝碑，五個灘最著名。弄船人有兩個口號：「鳳灘茨灘不爲兇，上面還有繞雞籠。」上行船到兩大灘時，有時得用兩條竹棒，在兩岸拉挽，船在河中小小溶口破浪逆流上行。繞雞籠因多曲折石坎，下行船較麻煩，一不小心撞觸河牀中的大石，卽成碎片，船上人必藉船板浮沈到下游三五里方能得救。三門附近山道名白雞關，石壁插雲，樹身大如桌面，茅草高至二丈五尺以上。山中出虎豹，大白天可聽到虎吼。

由三門水行七十里，到保靖縣。（過白雞關陸行只有四十餘里。）保靖是酉水流域過去土司之一所在地。酉水流域多洞穴，保靖瀕河兩個洞爲最美麗知名。一在河南，離縣

城三里左右，名石樓洞。臨長河，據懸崖，對河一山，山上老松數列，錯落布置，十分自然。景物清疏，有漸江和尙畫意。但洞穴內多人工鋪排，並無可觀。一在河北大山下面，和縣城相對，名獅子洞。洞被廟宇掩着，廟宇又被老樹大竹古藤掩着。洞口並不十分高大，進到裏面去後，用火燎高照，既不見邊，也不見頂，才看出這洞穴何等宏敞闊大，令人喫驚。四面石壁白潤如玉，地下鋪滿白色細砂。洞中還另有一小小天然道路，可上升到一個石屋裏去。道路踏腳處帶朱砂紅斑，顏色極鮮豔。石屋中有石牀石桌，似爲昔日方士修煉住處。蝙蝠展翅約一尺長大，不知從何處求食。洞中既寬闊，又黑暗，必用三五個火燎燭照，由廟中人引導，視火燎燃到三分之二後，即尋路外出，不然恐迷路不易走出。火燎用枯竹枝作成，由守廟道士出賣給遊洞者，點燃時枯竹枝在洞中爆炸，聲音如槍響，如大雷公邊炮響。洞中夏天有一小小泉水，水味甘美。水中還有小小魚蝦，到冬天時僅一空穴，魚蝦亦不知去處。

近城大山名殺雞坡，一眼看去，山並不如何高大，但山下有人上山時殺一雞，等待人到山頂，山下人的雞在鍋中已熟了。因此名叫殺雞坡。對河亦有一大山，名野豬坡，出野豬。坡上土地叢林和洞穴，爲燒山種田人同野獸大蛇所割據。一到晚上，虎豹就傍近種田開山人家來喫小豬，從被咬去的小豬銳聲叫喊裏，可以知道虎豹走去的方向。這大蟲有

時在大白天也昂頭一吼，山谷響應許久。

種田人因此常常拿了刀矛火器，種種傢伙，往樹林山洞中去尋覓，用繩網捕捉大蛇，用毒煙設陷阱獵捕野獸。嶺上最多的還是集羣結夥蹂躪農產物成癖的野豬，喜歡偷喫山田中包谷白薯，爲山民真正仇敵。正因爲這個損害莊稼的仇敵太多，嶺上人打鑼擊鼓獵野豬的事，也就成爲一種常有的儀式，常有的娛樂了。

本地出好梨，皮色淡赭，味道香而甜，名「洋冬梨」，皮較厚韌，因此極易保藏。產材密，堅密的黃楊木，鄉下人常常用繩索繫身，懸空下垂到谿谷絕壁間，把黃楊木從高崖上砍下，每段鋸成兩尺長短，背負入城找求售主，同賣柴一樣。椀口大的木料，在本地人眼中看來，十分平常。這種良好木材，照當地人習慣，多用來作筷子和天九牌。需要多，供給少，所以一部分就用柚子木充數。出大頭菜，比龍山的略差。湘西大頭菜應當數接近鄂西的邊縣龍山最好，顏色金黃，味道甜而香。出好茶葉，和鄰近山城那個古丈縣的茶葉比較，味道略淡。然而清醇之中，別有一種芬馥之氣。陳家茶園在湘西實得風氣之先，出品佳美，可惜數量不多，無從外運。

永綏縣離保靖四十五里。保靖縣苗人居住較少。永綏縣卻大部分是苗人。逢場時交



易十分熱鬧，豬、牛、油、鹽、鐵器和農具，以至於一段木頭，一根竹子，一個石臼，一撮火絨，無不可以買賣。大場坪中百物雜陳，五色繽紛，可謂奇觀。石宏規是本縣苗民中優秀分子之一，對苗民教育極熱心，對苗民問題極熟習。一個大學畢業生，作了幾次縣長。

三個縣分清中葉還由土司統治，土司既由世襲，永順的姓向保靖的姓彭，永綏的姓宋，到如今這三姓還為當地巨族。土司的統治已成過去，統治方法也不可考究了，除了許多大土堆通稱土司墳，但留下一個傳說尙能刺激人心，就是作土司的，除同宗外，對於此外任何人新婚都保有「初夜權」，新婦應當送到土司府留下三天，代為除邪氣，方能發還。也許就是這種原因，三姓方成為本地巨族。土司墳多，與三國演義曹操七十二個疑塚不無關係，與初夜權執行也有關係。

白河上游商業較大，水碼頭名「里耶」。川鹽入湘，在這個地方上稅。邊地若干處桐油，都在這個碼頭集中。

站在里耶河邊高處，可望川湘鄂三省接壤的八面山，山如一個桶形，周圍數百里，四面陡削懸絕，只一條小路可以上下。上面一坦平陽，且有很好泉水，出產好米和雜糧，住了約一百戶人家。若將兩條山路塞斷，即與一切隔絕，儼然別有天地。過去二十年常為落草

大王盤據，不易攻打，惟上面無鹽，所以不易久守。

白河上游分枝數處，其一到龍山，龍山出好大頭菜。山水清寒，魚味旨美，六月不腐。水源出鄂西。其一河源在川東，湖南境到茶峒爲止。因爲這是湖南境最後一個水碼頭，雖小，還有意思。這地方事實上雖與人十分陌生，可是說起來又好像十分熟習。這是從一個小說上摘引下來的。白河流域像這樣的地方，似乎不止一處。

憑水倚山築城，近山的一面，城牆如一條長蛇，緣山爬去。臨水一面則在城外河邊留，出餘地設碼頭，灣泊小小篷船。船下行時運桐油，青鹽，染色用的倍子。上行則運棉花，棉紗，以及布疋雜貨同海味。貫串各個碼頭有一條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陸，一半在水，因爲餘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設吊腳樓。河中漲了春水，到水進街後，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長長的梯子，一端搭在屋簷口，一端搭在城牆上，人人皆罵着嚷着，帶了包袱，鋪蓋，米缸，從梯子上爬進城裏去，水退時方又從城門口出城。水落特別猛一些，沿河吊腳樓，必有一處兩處爲水衝去，大家只在城頭上呆望，受損失的也同樣呆望，對於所受損失彷彿無話可說，與在自然安排下眼見其他無可挽救的不幸來時相似。漲水時在城上還可望著驟然展寬的河面，流水浩浩蕩蕩，隨同山水從上流浮沈而來的有房子，牛，羊，大樹。於是在水勢較緩

處稅關蘆船前面，便常常有人駕了小舢板，一見河心浮沈而來的是一匹牲畜，一段小木，或一隻空船，船上有一個婦人或小孩哭喊的聲音，便急急的把船槳去。在下游一些迎着那個目的物，把它用長繩繫定，再向岸邊槳去。這些勇敢的人，也愛利，也好義，同一般當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卻同樣在一種愉快冒險行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

城外河街也有商人落腳的客店，坐鎮不動的理髮館。此外飯店，雜貨鋪，油行，鹽棧，花衣莊，莫不各有地位，裝點了這條河街。還有賣船上檀木活車，竹纜與鍋罐鋪子，介紹水手職業，喫碼頭飯的人家。小飯店門前，常有煎得焦黃的鯉魚豆腐，身上裝飾了紅辣椒絲，臥在淺口鉢頭裏，鉢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紅筷子，不拘誰個願意花點錢，這人就可以傍了門前長案坐下來，抽出一雙筷子到手上，那邊一個眉毛扯得極細臉上擦了白粉的婦人，就走來問：「要甜酒？要燒酒？」男子火氣高一點的，諧趣的，對內掌櫃有點意思的，必裝成生氣似的說：「喫甜酒？又不是小孩，還問人喫甜酒！」那麼，釀冽的燒酒，從大甕裏用木甬子舀出，倒進土碗裏，即刻就來到身邊案桌上了。

大都市隨了商務發達而產生的某種寄食者，因為商人同水手的需要，這小小邊城河街，也居然有那麼一羣人，聚集在一些有吊腳樓的人家。這種婦人穿了假洋綢的衣服，

印花布的袴子，把眉毛扯成一條細線，大大的髮髻上敷了香味極濃俗的油類，白日裏無事，就坐在門口做鞋子，在鞋尖上用紅綠絲線挑繡雙鳳，或靠在臨河窗口看水手起貨，聽水手爬桅子唱歌。到了晚間，卻輪流接待商人同水手，切切實實盡一個妓女應盡的義務。

由於邊地的風俗淳樸，便是作妓女，也永遠那麼渾厚，遇不相熟的主顧，做生意時得先交錢，再關門撒野，人既相熟後，錢便在可有可無之間了。妓女多靠商人維持生活，但恩情所結，卻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咬着頸頸發了誓，約好了「分手後各人不許胡鬧。」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個，同在岸上躑着的這一個，便同樣呆着打發這一堆日子，儘把自己的心緊緊的縛定遠遠的一個人。尤其是婦人，癡到無可形容，男子過了約定時間不回來，做夢時，就常常夢船攏了岸，那一個人搖搖蕩蕩的從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邊跑來。或日中有了疑心，則夢裏必見男子在桅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卻不理會自己。性格弱一點兒的，揆着就在夢裏投河吞鴉片煙，強一點的便手執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他們生活雖那麼同一般社會疏遠，但是眼淚與歡樂，在一種愛憎得失間，揉進了這些人生活裏時，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人相似，全個身心爲那點愛憎所浸透，見寒作熱，忘了一切。（引自邊城）

三十年一月七日在昆明野外校改。

## 瀘溪·浦市·箱子巖

由沅陵沿沅水上行，一百四十里到湘西產煤炭著名地方辰谿縣。應當經過瀘溪縣，計程六十里，爲當日由沅陵出發上行船一個站頭，且同時是洞河（瀘溪）和沅水合流處。再上六十里，名叫浦市，屬瀘溪縣管轄，一個全盛時代業已過去四十年的水碼頭。再上二十里到辰谿縣，卽辰谿入沅水處。由沅陵到辰谿的公路，多在山中盤旋，不經瀘溪，不經浦市。

在許多遊記上，多載及沅水流域的中段，沿河斷崖絕壁古穴居人住處的遺跡，赭紅木屋或倉庫，說來異常動人。倘若旅行者以爲這東西值得一看，就應當坐小船去。這個斷崖同沅水流域許多濱河懸崖一樣，都是石灰巖作成的。這個特別著名的懸崖，是在瀘溪浦市之間，名叫箱子巖。那種赭色木櫃一般方形木器，現今還有三五具好好擱在巖削巖石半空石縫石罅間。這是真的原人住居遺跡，還是古代蠻人寄存骨殖的木櫃，不得而知。對於它產生存在意義，應當還有些較古的記載或傳說，年代久，便遺失了。

下面稱引的一點文字，是從我數年前一本遊記上摘下的：

【瀘溪】瀘溪縣城四面是山，河水在山峽中流去。縣城位置在洞河與沅水匯流處，小河泊船貼近城邊，大河泊船去城約三分之一里。（洞河通稱小河，沅水通稱大河。）洞河來源遠在苗鄉，河口長年停泊五十隻左右小小黑色洞河船。弄船者有短小精悍的花帕苗，頭包花帕，腰圍裙子。有白面秀氣的所里人，說話時溫文爾雅，一張口又善於唱歌。洞河既水急山高，河身轉折極多，上行船到此，已不適宜於借風使帆，凡入洞河的船隻，到了此地，便把風帆約成一束，作上個特別記號，寄存於城中店鋪裏去，等待載貨下行時，再來取用。由辰州開行的沅水商船，六十里為一大站，停靠瀘溪為必然的事。浦市下行船若預定當天趕不到辰州，也多在此過夜。然而上下兩個大碼頭把生意全已搶去，每天雖有若干船隻到此停泊，小城中商業卻清淡異常。沿大河一方面，一個青石碼頭也沒有，船隻停靠皆得在泥灘頭與泥堤下。

到落雨天，冒着小雨，從爛泥裏走進縣城街上去。大街頭江西人經營的布鋪，鋪櫃中坐了白髮皤然老婦人，莊嚴沈默如一尊古佛。大老板無事可作，只腆着肚皮，叉着兩手，把腳拉開成爲八字，站在門限邊對街上簷溜出神。窄巷裏石版砌成的行人道土，小孩子抗

了大而樸質的兩傘，響着很寂寞的釘鞋聲。若天氣晴明，石頭城恰當日落一方，雉堞與城樓都爲夕陽落處的黃天，襯出明明朗朗的輪廓。每一個山頭都鍍上一片金，滿河是櫓歌浮動。就是這麼一個小城中，卻出了一個寫「日本不足懼」的龔德柏先生。

【浦市】這是一個經過昔日的繁榮而衰敗了的碼頭。三十年前是這個地方繁榮的頂點，原因之一是每月下省請領鳳凰廳鎮守備兵那十四萬兩餉銀，船隻多到此爲止，再由旱路將銀子運去。請餉官和押運兵在當時是個闊差事，有錢花，會花錢。那時節沿河長街的油坊，尙常有三兩千新油糞曬在太陽下。沿河七個用青石作成的碼頭，有一半皆停泊了結實高大的四櫓五輪運油船。此外船隻多從下游運來淮鹽，布匹，花紗，以及川黔所需的洋廣雜貨。川黔邊境由旱路來的硃砂，水銀，苧麻，五倍子，莫不在此交貨轉讞。木材浮江而下時，常常半個河面都是那種木筏。本地市面則出炮仗，出肥人，出肥豬。河面既異常寬平，碼頭又乾淨整齊。街市盡頭爲一長潭，河上游爲一小灘，每當黃昏薄暮，落日沈入大地，天上暮雲爲落日餘暉所烘炙，剩餘一片深紫時，大幫貨船從上而下，搖船人泊船近岸，在充滿了薄霧的河面，浮蕩在黃昏景色中的催櫓歌聲，正是一種如何壯麗稀有的歌聲！



如今一切都成過去了，沿河各碼頭，已破爛不堪。小船泊定的一個碼頭，一共有十二隻船，除了有一隻船載運了方柱形毛鐵，一隻船載辰谿煙煤，正在那里發籤起貨外，其它船隻似乎已停泊了多日，無貨可載。有幾隻船還在小桅上或竹篙上懸了一個用竹纜編成的圓圈，作爲「此船出賣」的標誌。

【箱子巖】那天正是五月初五，鄉下人過大端陽節。箱子巖洞窟中最美麗的三隻龍船，全被鄉下人拖出浮在水面上。船隻狹而長，船舷描繪有硃紅線條，全船坐滿了青年燒手，頭腰各纏紅布，鼓聲起處，船便如一枝沒羽箭，在平靜無波的長潭中來去如飛。河身大約一里路寬，兩岸皆有人看船，大聲吶喊助興。且有好事者從後山爬到懸巖頂上去，把百子邊炮從高巖上拋下，儘邊炮在半空中爆裂，砰砰砰砰的邊炮聲與水面船中鑼鼓聲相應和，引起人對於歷史發生一種幻想，一點感慨。

兩千年前那個楚國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瘋瘋顛顛來到這種充滿了奇異光彩的地方，目擊身經這些驚心動魄的景物，兩千年來的讀書人，或許就沒有福分讀九歌那類文章，中國文學史也就不會如現在的樣子了。在這一段長長歲月中，世界上多少民族都已墮落了，衰老了，滅亡了。即如號稱東亞大國的一片土地，也已經有過多少次被沙

漠中的蠻族，騎了驢壯的馬匹，手持強弓硬弩，長槍大戟，到處踐踏蹂躪！然而這地方的一切，雖在歷史中也照樣發生不斷的殺戮，爭奪，以及一到改朝換代時，派人民擔負種種不幸命運，死的因此死去，活的被逼迫留髮，剪髮，在生活上受種種限制與支配。然而細細一想，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與歷史毫無關係。從他們應付生存的方法與排洩感情的娛樂上看來，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

日頭落盡雲影無光時，兩岸漸漸消失在溫柔暮色裏。兩岸看船人呼喝聲越來越少。河面被一片紫霧籠罩，除了從鑼鼓聲中尙能辨別那些龍船方向，此外已別無所見。然而巖壁缺口處卻人聲嘈雜，且聞有小孩子哭聲，有婦女尖銳叫喚聲，綜合給人一種悠然不盡的感覺……

過了許久，那種鑼鼓聲尙在河面飄着，表示一班人還不願意離開小船，回轉家中。待到把晚飯喫過，爬出艙外一看，呀，好一輪圓月！月光下石壁同河面，一切都鍍了銀，已完全變換了一種調子。巖壁缺口處水碼頭邊，正有人用廢竹纜或油柴燃着火燎，火光下只見許多穿白衣人的影子移動。那些人正把酒食搬移上船，預備分派給龍船上人。原來，這些青年人划了一整天船，看船的已散盡了，划船的還不盡興，三隻船還得在月光下玩個上

半夜。

提起這件事，使人重新感到人類文字語言的貧儉，那一派聲音，那一種情調，真不是用文字語言可以形容的。

這些人每到大端陽時節，都得下河玩一整天的龍船，平常日子卻各個按照一種分定，很簡單的把日子過下去。每日看過往船隻搖櫓揚帆來去，看落日同水鳥。雖然也有人事上的得失，到恩怨糾紛成一團時，就陸續發生慶賀或仇殺。然而從整個說來，這些人生活卻髣髴同「自然」已相融合，很從容的各在那里盡其性命之理，與其他無生命物質一樣，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而且在這種過程中，人是如何渺小的東西，這些人比起世界上任何哲人，也似乎還更知道的多一點。

這些不辜負自然的人，與自然妥協，對歷史毫無擔負，活在這無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與自然毫不妥協，想出種種方法來支配自然，違反自然的習慣，同樣也那麼儘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後者卻在改變歷史，創造歷史。一分新的日月，行將消滅舊的一切。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就可以使這些人心中感覺一種「惶恐」，且放棄對自然和平的態度，重新來一股勁兒，用划龍船的精神活下去？這些人在娛樂上的狂熱，就證明這

種狂熱使他們還配在世界上占據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長久一些。但有誰來改造這些人的狂熱到一件新的競爭方面去？（引自湘行散記）

這希望於浦市人本身是毫無結論的。

浦市鎮的肥人和肥豬，既因時代變遷，已經差不多「失傳」，問當地人也不大明白了。保持它的名稱，使沅水流域的人民還知道有個「浦市」地方，全靠邊炮和戲子。沅水流域的人遇事喜用邊炮，婚喪事用它，開船上樑用它，迎送客人親戚用它，賣豬買牛也用它。幾乎無事不需要它。作邊炮需要硝磺和紙張，浦市出好硝，又出竹紙。浦市的邊炮很賤，很響，所以沅水流域邊炮的供給，大多數就由浦市商店包辦。浦市人歡喜戲，且懂戲。二八月農事起始或結束時，鄉下人需要酬謝土地，同時也需要公衆娛樂。因此常常有頭行人出面斂錢集分子，邀大木偶戲班子唱歌。這種戲班子角色整齊，行頭美好，以浦市地方的最著名。浦市鎮河下游有三座塔，本地傳說塔裏有妖精住，傳說實在太舊了，因為戲文中有水淹金山寺，然而正因為傳說流行，所以這塔倒似乎很新。市鎮對河有一個大廟，名江東寺。廟內古松樹要五人連手方能抱住，老梅樹有三丈高，開花時如一樹絳雪，花落時藉地一寸厚。寺側院豎立一座轉輪藏，木頭作的高三四丈，上下用斗大鐵軸相承。三五個

人扶着有雕刻的木把手用力轉動它時，聲音如龍鳴，淒厲而綿長，十分動人。據記載是仿龍聲製作的，半夜裏轉動它時，十里外還可聽得清清楚楚。本地傳說天下共有三個半轉輪藏，浦市占其一。廟宇還是唐朝黑武士尉遲敬德建造的。就建築款式看來，是明朝的東西，清代重修過。本地人既長於木偶戲，戲文中多黑花臉殺進紅花臉殺出故事，尉遲敬德在戲文中既是一員驍將，因此附會到這個寺廟上去，也極自然。浦市碼頭既已衰敗，三十年前紅極一時的商家遷移的遷移，破產的破產，那座大廟一再駐兵，近年來花樹已全毀，廟宇也破成一堆瓦礫了。就只唱戲的高手，還有三五人，在沅水流城當行出名。傀儡戲大多數唱的是高腔，用哨哪伴和，在田野中唱來，情調相當悲壯。每到菜花黃莊稼熟時節，這些人便帶了戲箱各處走去，在田野中小小土地廟前舉行時，遠近十里的婦女老幼，多換上新衣，年青女子戴上粗重銀器，有些還自己抗了板櫂，攜帶飯匣，跑來看戲，一面看戲一面喫點東西。戲子中嗓子好，善於用手法使傀儡表情生動的，常得當地年青女子垂青。到冬十臘月，這些唱戲的又帶上另外一分家業，趕到鳳凰縣城裏去唱酬儺神的愿戲。這種酬神戲與普通情形完全不同，一切由苗巫作主體，各扮着鄉下人，跟隨苗籍巫師身後，在神前院落中演唱，或相互問答，或共同合唱，一種古典的方式。戲多夜中在火燎下舉行，

唱到天明方止。參加的多義務取樂性質，不必需金錢報酬，只大喫大喝幾頓了事。這家法事完了又轉到另外一家去。一切方式令人想起「仲夏夜之夢」的鄉戲場面。木匠，泥水匠，屠戶，成衣人，無不參加。戲多就本地風光取材，談諧與諷刺，多健康而快樂，有希臘擬曲趣味。不用弦索，不用噴哪，惟用小鑼小鼓，尾聲必需大家合唱，觀衆也可合唱。尾聲照例用「些」字，或「禾和些」字，借此可知楚辭中招魂末字的用處。戲唱到午夜後，天寒上凍，鑼鼓淒清，小孩子多已就神壇前盹睡，神巫便令執事人重燃大蠟，添換供物，神巫也換穿朱紅繡花緞袍，手擎銅劍錦拂，搥大鼓如雷鳴，吭聲高唱，獨舞娛神，與奮觀衆。末後撤下供物酒食，大家喫喝。俟人人都恢復精神後，新戲重新上場。這些唱戲的到歲暮年末時，方帶了所得豬羊肉，（羊肉必取後腿，帶上那個小小尾巴）大小米糍粑，以及快樂和疲勞，各自回家過年。

在浦市鎮頭上向西望，可以看見遠山上一個白塔，尖尖的向透藍天空矗着。白塔屬辰谿縣的風水，位置在辰谿縣下邊一點。塔在河邊山上，河下名「斤絲潭」，打魚人傳說要放一斤生絲方能到底。斤絲潭一面是一列懸崖，五色斑駁，如錦如繡。崖下常停泊百十隻小漁船，每隻船上照例蓄養五七隻黑色魚鷹。這水鳥無事可作時，常蹲在船舷船頂上

揚翅勝，或沈默無聲打瞌睡。盈千累百一齊在平潭中下水捕魚時，堪稱一種奇觀，可見出人類與另一種生物合作，在自然中競爭生存的方式，雖處處必需爭鬪，卻又處處見出諧和。箱子巖也是一列五色斑駁的石壁，長約三四里，同屬石灰巖性質。石壁臨江一面嶄削如割切。河水深而碧，出大魚，因此漁船也多。巖下多洞穴，可收藏當地人五月節用的狹長龍船。巖壁缺口處有人家，如爲造物者增加畫意，似經心似不經心點綴上這些大小房子。最引人注意處還是那半空中石壁罅處懸空的赭色巨大木櫃。上不黏天，下不及泉，傳說中古代穴居者的遺跡。端陽競渡時水面的壯觀，平常人不容易得到這種眼福，就不易想像它的動人光景。遇晴明天氣，白日西落，天上薄雲由銀紅轉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漁船，燒溼柴煮飯，炊煙受溼，平帖水面，如平攤一塊白幕，綠頭水鳥三隻五隻，排陣掠水飛去，消失在微茫煙波裏。一切光景靜美而略帶憂鬱。隨意割切一段勾勒紙上，就可成一絕好宋人畫本。滿眼是詩，一種純粹的詩。生命另一形式的表現，卽人與自然契合，彼此不分的表現，在這裡可以和感官接觸。一個人若沈得住氣，在這種情境裏，會覺得自己卽或不能將全人格融化，至少樂於暫時忘了一切浮世的營擾。現實並不使人沈醉，倒令人深思。越過時間，便儼然見到五千年前腰圍獸皮手持石斧的壯士，如何經心設意，用紅石粉塗染



木材，搭架到懸崖高空上情景。且想起兩千年前的屈原，忠直而不見信，被放逐後駕一葉小舟飄流江上，無望無助的情景。更容易關心到這地方人將來的命運，雖生活與自然相契，若不想法改造，卻將不免與自然同一命運，被另一種強悍有訓練的外來者征服制馭，終於衰亡消滅。說起它時使人痛苦，因為明白人類在某種方式下生存，受時代陶冶，會發生一種無可奈何的痛苦。悲憫心與責任心必同時油然而生，轉覺隱遯之可羞，振作之必要。目覩山川美秀如此，「愛」與「不忍」會使人不敢墮落，不能墮落。因此一個深心的旅行者，不妨放下坐車的便利，由沅陵乘小船沿沅水上行，用兩天到達辰谿。所費的時間雖多一點，耳目所得也必然多一點。

三十年一月七日校，時在昆明。

## 辰谿的煤

湘西有名的煤田在辰谿。一個旅行者若由公路坐車走，早上從沅陵動身，必在這個地方喫早飯。公路汽車須由此過河，再沿麻陽河南岸前進。旅行者一瞥的印象，在車站旁所能看到的僅僅是無數煤堆，以及遠處煤堆間幾個黑色煙筒。過河時看到的是碼頭上人分子雜；船夫多，礦工多，游閒人也多。半渡之際看到的是山川風物，秀氣而不流於纖巧。水清且急，兩丈下可見石子如檣插在水底滾動。過渡後必想到，地方雖不俗，人好像很呆，地下雖富足，一般人卻極窮相。以為古怪，實不古怪。過路人雖關心當地榮枯和居民生活，但一瞥而過，對地方問題照例是無從明白的。

辰河弄船人有兩句口號，旅行者無不熟習，那口號是：「走盡天下路，難過辰谿渡。」事實上辰谿渡也並不怎樣難過，不過弄船人所見不廣，用縱橫千里一條辰河與七個支流小河作準，說說罷了……

辰谿縣的位置恰在兩條河流的交匯處，小小石頭城臨水倚山，建立在河口灘腳崖

壁上。河水清而急，深到三丈還透明見底。河面長年來往湘黔邊境各種形體美麗的船隻。山頭是石灰巖，無論晴雨，都可見到燒石灰的窖上飄颻青煙和白煙。房屋多黑瓦白牆，接瓦連椽緊密如精巧圖案。對河與小山城成犄角，上游爲一個三角形小阜，小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寬坪。位置略下，爲一個山岨，瀕河拔峯，山腳一面接受了沉水激流的衝刷，一面被麻陽河長流淘洗，近水巖石多玲瓏透空。山半有個壯麗輝煌的廟宇，廟宇外巖石間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石佛。在那個懸巖半空的廟裏，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聽下行船搖櫓人唱歌。小船湓流而渡，艱難處與美麗處實在可以平分。

地方爲產煤區，似乎無處無煤，故山前山後都可見到用土法開掘的煤洞煤井。沿河兩岸常有百十隻運煤船停泊，上下洪江與常德碼頭間無時不有若干黑臉黑手腳漢子，把大塊黑煤運送到船上，向船艙中拋去。若到一個取煤的斜井邊去，就可見到無數同樣黑臉黑手腳人物，全身光裸，腰前圍一片破布，頭上戴一盞小燈，向那個儼若地獄的黑阱爬進爬出。礦坑隨時可以坍塌或被水灌入，坍了，淹了，這些到地獄討生活的人，自然也就完事了。（引自湘行散記）

戰事發生後，國內許多地方的煤田都丟送給日人了，除東三省熱河的早已完事。較

遠河北山東安徽的全得不着了。可是辰谿縣的煤，直到二十七年二月裏，在當地交貨，兩塊錢一噸，遠無贖主。運到一百四十里距離的沅陵去，兩毛錢一百斤，很少人用它。山上沿河兩岸，遍山是雜木雜草，鄉下人無事可作，無生可謀，挑柴擔草上城換油鹽的太多，上好櫟木炭到年底時也不過賣一分錢一斤，除作坊糟坊和較大莊號用得着煤，人人都因習慣便利用柴草和木炭。這種熱力大質量純的燃料，於是同過去一時當地的青年優秀分子一樣，在湘西竟成爲一種骯髒累贅毫無用處的廢物。地方負責的雖知道這兩樣東西都極有用，可不知怎樣來用它。到末了，年青人不是聽其飄流四方，就是聽他腐化墮落。廉價的燃料，只好用本地民船運往五百里外的常德，每噸一塊半錢到二塊六毛錢。同時卻用二百五十塊錢左右一噸的價值，運回美孚行的煤油，作爲湘西各縣城市點燈用油。

沅原雖在本地，到處都是窮人，不特下阱挖煤的十分窮困，每天只能靠一點點收入，一家人擠塞在一個破爛逼窄又溼又髒的小房子裏住，無望無助的混下去。孩子一到十歲左右，就得來參加這種生活競爭。許多開礦的小主人，也因爲無知識，捐項多，耗費大，運輸不便利，煤又太不值錢，弄得毫無辦法，停業破產。

這應當是誰的責任？瞻望河邊的風景，以及那一羣骯髒瘦弱的負煤人，兩相對照，總

令人不免想得很遠很遠。過去的，已成爲過去了。來在這地面上，駕馭鋼鐵，征服自然，使人精力不完全浪費到這種簡陋可憐生活上，使多數人活得稍像活人一點，這責任應當歸誰？是不是到明日就有一羣結實精悍的青年，心懷雄心與大願，來擔當這個艱苦偉大的工作？是不是到明日，還不免一切依然如舊？答覆這個問題，應在青年本身。

這是一個神聖礦工的家庭故事——

向大成，四十四歲，每天到後坡××公司第三號阱裏去工作，坐籬筐下降四十三丈，到工作處。每天作工十二點，收入一毛八分錢。婦人李氏，四十歲，到河碼頭去給船戶補衣裳袴子，每天可得三兩百錢。無事作或往相熟處，給人用碎磁放放血，用銅錢蘸清油刮刮痧。男女共生養了七個，死去五個，只剩下兩個女兒，大的十六歲，十三歲時就被駐防軍排長看中後，出了兩塊錢引誘破了身。父親知道這事情時，就痛打女孩一頓，又爲這兩塊錢，兩夫婦大吵大鬧一陣，婦人揪着自己髻髮在泥地裏滾哭。可是這事情自然同別的事一樣，很快的就成爲過去了。到十五歲這女孩子已知道從新生活上取樂，且得點小錢花，買甘蔗糍粑喫。於是常常讓水手帶到空船上去玩耍，不怕醜也不怕別的。可是母親從熟人處聽到她什麼時候得了錢，在碼頭上花了，不拿回來，就用各種野話痛罵洩氣。到十六歲

父親卻出主張，把她押給一個「老怪物」，押二十六塊錢。這女孩子於是換了嶄新印花標布衣裳，把鬚梳得光油油的，臉上擦了脂粉，很高興的來在河邊一個小房子裏接待當地軍警，商政各界，照當地規矩，五毛錢關門一回。不久就學會了唱小曲子，軍歌，黨歌，愛國歌，搖船人催櫓歌。母親來時就偷偷的塞十個當一百銅子或一些角子票到母親手中，不讓老怪物看見。閱世多，經驗多，應酬主顧自然十分周到。且身體給生活蹂躪也給營養，臀部長闊了，奶子也圓大了，生意更好了一點，已成爲本地「觀音」。船上人無不知道河碼頭頭的觀音。有一次，縣衙門一個傳達，同船上人喫醋，使用個搥衣木杵把這個活觀音痛毆一頓，末了，且把小婦人袴子也扒脫拋到河水中去。又氣又苦，哭了半天，心裏結了個大疙瘩，總想不開，抓起煙匣子向口裏倒，咽了三錢煙膏，到第二天便死掉了。父母得到消息，來哭了一陣，拿了點「燒埋錢」走了。死了的人過不久也就裝在白木匣子裏擡走了。小女兒十一歲，每天到河灘上修船處去檢劈柴，帶回家燒火煮飯，有一天造船匠故意揚起斧頭來恐嚇她，她不怕。造船匠於是更當着這孩子撒尿，想用另外一個方法來恐嚇她。這女孩子受了辱，就坐在河邊堆積的木料上，把一切耳朵中聽來的醜話罵那個老造船匠，罵厭後方跑回家裏去。回到家裏，見母親卻在竈邊大哭，原來老的在煤阱裏被煤塊砸死。

了……到半夜，那個母親心想公司有十二塊錢安葬費。孩子今年十二歲，再過四年，就可掙錢了。命雖苦，還有一點希望……

這就是我們所稱讚的勞工神聖，一個勞工家庭的真實故事。旅行者的好奇心，若需要證實它，在那里實在頂方便不過，正因為這種家庭是很普遍的，故事是隨處可以掇拾的。

讀書人的同情，專家的調查，對這種人有什麼用？若不能在調查和同情以外有一個「辦法」，這種人總永遠用血和淚在同樣情形中打發日子。地獄儼然就是為他們而設的。他們的生活，正說明「生命」在無知與窮困包圍中必然的種種。讀書人面對這種人生時，不配說「同情」，實應當「自愧」。正因為這些人生命的莊嚴，讀書人是毫不明白的。

大家都知邊辰谿縣「有煤」，此外還有什麼，就毫無所知了。在湘西各縣棧畫店，常有個署名髯翁米子和的口書字幅，用筆極濃重，引人注意。這個米先生就是辰谿縣人。

## 沅水上游幾個縣分

由辰谿大河上行，便到洪江，洪江是湘西中心。出口貨以木材、洞油、雅片煙爲交易中心。市區在兩水匯流一個三角形地帶，三面臨水，通常有「小重慶」稱呼。地方歸會同縣管轄。湖南人喫的「洪江柚子」就是由會同、黔陽、溆浦各縣屬鄉下集中到洪江來的。洪江商務增加了地方的財富，與市面繁榮，同時也增加了軍人的爭奪機會。民國三十年來，貴州省的政治變局，都是洪江地方直接間接促成的。貴州軍人王殿翰、王小珊、周西成、王家烈，全用洪江爲發祥地。湖南軍人周則范、蔡鉅猷、陳漢章，全用洪江爲根據地，負隅自固。周陳二人並且同樣是在洪江被刺的。可是這些事對本地又似乎竟無多少關係。這些無知識的軍人儘管新陳代謝，打來打去，除洪江商人照例喫點虧，與會同卻並無關係。地方既不因此而衰敗，也不因此而繁榮。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準特別高，讀書人特別多，不靠洪江的商務，卻靠一片田地，一片果園——蔗糖和橘子園的出產，此外便是幾個熱心地方教育的人。女子教育的基礎，是個姓向女子作成的。（卽十年前在共產黨中作婦女



運動被殺的向××，五四時代寫工運文章最有聲色的蔡和聲的夫人。史學家向達，經濟學家武培幹，出版家舒新城，同是澱浦人。洪江沿沅水上行到黔陽，縣城裏有一個陽明書院，留下王陽明的一點傳說，此外這個地方竟似乎不能引起外人的注意，也引不起本地人的自信或自驕。地方在外面讀書作事的人相當多，湘西人的個性強悍處，似乎也因為較少。黔陽毗連芷江，「澧蘭沅芷」在歷史上成一動人名辭。芷江的香草香花的確不少。公路由辰谿往芷江，不經過澱浦黔陽，是由麻陽河沿河上行一陣，到後向西走，經芷江屬的東鄉兩個市鎮，方到芷江。

車由辰谿過渡，沿麻陽河南岸上行時，但見河身平遠靜穆，嘉樹四合，綠竹成林，鬱鬱蔥蔥，別有一種境界。沿河多油坊，祠堂，房子多用磚砌成立體方形或長方形，與峻拔不羣的楓杉相襯，另是一種格局，有江浙風景的清秀，同時兼北方風景的厚重。河身雖不大，然而屈折平衍，因之引水灌溉兩岸，十分便利，土地極其膏腴。急流處本地人多縛大竹作圓形，安置在河邊小水堰道間。引水灌高處田地，且聯接棍筒長數十丈，將水遠引。兩岸樹木多，因之美麗水鳥也特別多。弄船人除少數銅仁船水手，此外全部是麻陽人，在二百五十里內，這一條河中有多少灘，多少潭，有多少礮房，有多少出名石頭，無不清清楚楚。水手們

互相談論爭吵的事，也常不離這條河流所有的故事。和急流石頭的情形。有一個地方名「失馬灣」，四圍是山，山下有大小村落無數，都隱在樹叢中。河面寬而平，平潭中黃昏時靜寂無聲，惟見水鳥掠水飛去，消失在煙浦裏。一切光景美麗而憂鬱，見到時，不免令人人生「大好河山」之感。公路雖不經從失馬灣過，失馬灣地方有一個故事，卻常常給人帶走很遠。

公路入芷江境後，較大站口名懷化鎮。經過的旅客除了稱羨草木田地美好，以及公路寬廣平坦，此外將無何等奇異感想。可是事實上這個地方的過去，正是中國三十年來的縮影。地方民性強悍，好械鬪。多相互仇殺，強梁好事者既容易生事，老實循良的爲生存也就力圖自衛。蔡鏗護法軍與雲南部隊既在這里和北洋軍作戰，結果遺下槍枝不少。本地人有錢的買槍，稱爲團總，個人有槍，稱爲練丁。槍枝一多，各有所恃，於是，由仇怨變成劫掠。雜牌軍來，收槍裹匪，膨脹勢力。軍隊打散後，於是或入山落草保存實力，或收編成軍以圖挾制。內戰既多，新陳代謝之際，唯一可作的事就是相互殺戮。二十年間的混亂局面，鬧得至少有一萬良民被把頭顱割下示衆，（作者個人即眼見到有三千左右農民被割頭示衆）爲本地人留下一筆結不了的血賬。然而時間是個古怪東西，這件事到如今，當地

人似乎已漸漸忘掉了。遺忘不掉且居然還能夠引起旅客一點好奇心，對之注意的，是一座光頭山頂上留下一列堡壘形的石頭房子，不像廟宇也不像住戶人家，與山下簡陋小市鎮對照時，尤其顯得兩不調和。一望而知這房子是有個動人故事的。這是一個由地主而成團紳，由團紳而作大王，由大王升充軍長，由軍長獲得巨富，由巨富被人暗殺，一個姓陳的產業。這座房子同中國許多地方堂皇富麗的建築相似，大部分可說是用人血作成的。這房子結束了當地人對於由土匪而大王作軍官成巨富的浪漫情緒。如今業已成爲一個古跡，只能供過路人憑吊了。車站旁的當地婦人多顯得和平而純良，用驚奇眼光望着外來車輛和客人。客人若問「那房子是誰的產業？誰在那里住？」一定會聽到那些老婦人可憐的回答：「房子是我們這里陳軍長的，軍長名陳漢章，五年前在洪江被人殺了，房子空空的。」且可憐的微笑。也許這婦人正想起自己被殺死的丈夫，被打死的兒子，也許想起的卻是那軍長死後三百五十條金子，和幾個美麗姨太太的下落。誰知道她想的，是什麼事。

懷化鎮過去二十里有小村市，名「石門」，出產好梨，大而酥脆，甜如蜜汁，也和中國別的地方一樣，雖有好出產，並不爲人注意，專家也從不會在他著作上提及，縣農場和農

校更不見栽培過這種果木。再過去二十五里名「榆樹灣」地方出好米，好柿餅。與懷化鎮歷史相同，小小一片地面幾乎用血染赤，然而人性善忘，這些事已成爲過去了。民性強直，二十年前鄉下人上場決鬪時，尙有手攜着手，用分量同等的刀相砍的公平習慣，若湊巧碰着，很可以增長旅行者一分見識。一個商人的十八歲閨女死了，入土三天後，居然還有一個賣豆腐的青年男子，把這女子從土中刨出，背到山洞中去睡她三夜的熱情，這種生命洋溢的性情，到近年來自然早消滅了，成爲希有事物了。新來的便是無個性無特性的庸碌人生觀，養成這種人生觀就是使人去掉那點勇氣而代替一點詐氣的普通教育。一部分人自然還以爲教育成功，因此爲多數人所扶持。正因爲如此一來，住城市中的地主階級，方不至於田園荒蕪，收租無着。按規矩，芷江的佃戶對地主除繳納正租外，還應當在每一石租穀中認繳雞肉一斤，數量多少照算，所以有千來石淨收入的人家，到收租時照例可從各佃戶處捉回百十隻肥雞。常日喫雞，喫到年底，還有富餘。單是這一點，東鄉的民俗如何宜於改造，便很顯然了。可是這些地主一定想像不到，東鄉民俗一經改變，芷江的命運也就從此註定成爲一個被支配者。

榆樹灣離芷江還有九十里，公路上行，一部分即沿沅水西岸拉船人繃路擴大改造

而成。公路一面傍山，一面臨水。地勢到此形成一小盆地，無高山重嶺，汽車路因之較寬大，較平直。到芷江時，一個過路人一瞥所得印象必不怎麼壞。城南有個明代的塔，名雁塔，形制拙而壯，約略與杭州圻的雷峯塔相似。城樓與城中心望樓，從萬戶人家屋瓦上浮，氣象相當博大厚重，像一個府治。河流到了這裏忽然展寬許多，約一里三分之二。一個十七墩的長橋，由南城外河邊接連南岸，南岸名王家街，住戶店鋪也不少。三十年前通雲貴的大驛道由此通過，（傳說中的趕屍必由之路）現在又成爲公路站頭。城內餘地有限，將來發展自然還在南岸。表示這繁榮的起點，是小而簡陋的木房子無限量的增加。

有個大佛寺，明朝人建築的；殿中大佛頭耳朵可容八個人盤旋，佛頂可擺圓桌酒席。好風雅的當地紳士，重陽節便到佛頭上登高，喫酒划拳，覺得十分有趣。本地紳士有一「維新派」，知去掉迷信不知道保存古跡，民國九年佛殿圯塌後，因此各界商議，決定打倒大佛。當時南區的警察所長是個大胖子，鳳凰縣人，人大心細，身圓姓方，性情恰恰如吉訶德先生的僕人，以爲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就親自用鋤頭去掘佛頭，並督率警士參加這種工作。事後向熟人說：「今天真作了一件平生頂痛快事情，（不說頂蠢事情）打倒了一尊五百年的偶像。人說大佛是金肝銀腸硃砂心，得到它豈不是可以大發一筆洋財？」

那知道打倒了它，什麼也得不到。肚子裏一堆古里古怪的玩意兒，手寫的經書，泥做的小佛，綢子七畫花，——鬼知道有什麼用，五百年寶貝，一錢不值。腦子裏裝了六十擔茶葉，一個茶葉庫，一點味道都沒有，誰都不要，只好堆在坪裏，一把火燒掉。」把話說完時，伸出兩隻蒲扇手，「狗肉的一把火燒完了，痛快。」總而言之，除了大殿，當時能放火燒的都被這位開明警察所長燒了。保存得上好的五百卷手抄本經卷，和五彩壁畫的版子，若干漆胎的佛像，全燒光了。大佛泥土堆積如一座小山。這座山的所在處，現在本地年青人已經不大知道了。當地毀去了那麼一座偶像，其實卻保存另外一個活偶像。城裏東門大街福音堂裏，住下一個基督教包牧師，在當時是受本城紳士特別愛護尊敬的。受尊敬的原因，爲的是當時土匪不敢驚動洋人。有時城中紳士被當作肥羊弔去時，無從接頭，這牧師便放下侍奉上帝神聖的職務，很勇敢慷慨深入匪區去代人說票。離縣城三十里的西望山，早已成爲匪區，有槍兵一排人還不敢通過，大六月天這位牧師去避暑，卻毫不在意，既不引起衆人對於這個牧師身分的懷疑，反而增加這個牧師在當地「所向無敵」的威信。這事說來已二十年，上帝大約已把那牧師收回天國，也近於一篇故事了。

二十年來本地紳士半數業已謝世，餘下的都漸漸衰老了，子姪輩長大成人，當前開

題恐不是毀佛學道，必是如何想法不讓子姪輩向西北走。擔心的並不是社會革命，倒是家庭革命。家庭一革命，作嚴父作慈父兩不討好。

芷江的紳士多是地主，正因為有錢，因此歷來受兩重壓迫，土匪和外來駐防勦匪軍。兩者的苛索都不容易侍候，因此性情特別溫和。近年來一切都不同了，最大的壓迫，恐怕是自己家裏的子女「自由」。子女在外受教育的多，對於本地是一種轉機，對於少數人看來卻似乎是一種危機。

廣西民政廳廳長邱昌渭先生，是這個地方人。

芷江大桑和蠶種都相當好，白蠟收成也極可觀。又出產好米，西旺山下有一種特別玉腰米，作飯時長到五分。此外桃子和冬菌，在湖南應當首屈一指。可是當地農校林場卻只能發現些不高不矮的洋槐樹，黃金樹，稻種改良，蠶桑推廣，蠟蟲研究，和果木栽培，都不會作，作來也無良好成績可言。這就要後來者想辦法了。後來者可作的事正多。

由芷江往晃縣，給人的印象是沿公路山頭漸低漸小，山上樹木轉密蒙。一個初到晃縣的人，愛熱鬧，必覺得太不熱鬧，愛孤僻又必覺得不夠孤僻。就地形看來，小小的紅色山頭一個接連一個，一條河水彎彎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環抱，氣象格局小而美，讀過歷史

的必以為傳說中的古夜郎國，一定是在這里。對湘西人民生活狀況有興味的人，必立刻就發現當地婦女遠不如沅陵婦女之勤苦耐勞而富於藝術愛好。婦女比例數目少一點，重視一點，也就懶惰一點。男子呢，與產煙區域的貴州省太接近，並且是貴州煙轉口的地方，許多人血裏都似乎有了煙毒。一瞥印象是愚窮弱。三種氣分表現在一般市民的臉上，服飾上，房屋建築上。

晃縣的市場在龍溪口。公路通車以前，煙販、油商、木商等客人，收買水銀坐莊人，都在龍溪口作生意。地方被稱為「小洪江」。由於繁榮的原因和洪江大同小異。地方離老城約三里，有一段短短公路可通行，公路上且居然還有十多輛人力車點綴，一里兩毛，還是求過於供。主顧最多的大約是本地土娼，因為奔跑兩處，必需以車代步，不然真不免夜行多露，跋涉為勞。

煙土既為本地轉口貨大宗生意，煙幫客人是到處受歡迎的客人，護送煙幫出差軍人為最好的差事，特稅查緝員在中國公務員中最稱盡職。本地多數人的生存意義或生存事實，都和煙膏煙土不可分。因之令人發生疑問，假若禁煙事對於禁吸禁運辦法實行以後，這地方許多人家許多商務如何維持？也許有人真那麼想到，結果卻默然無言。



四月裏一個某某部隊過路，在河西車站邊借了一個民居駐防，開拔後，屋主人去清察房屋，才發現有個兵士模樣的男子，被反縛兩手，胸脯上戳了三刀，拋在糞坑邊死了。部隊還是當天開拔的。誰作的事，不知道。被殺的是誰？傳說是查緝處兵士。官方對於這事只好攔下，保留。過不久，大家一定就忘記這件不愉快事情了。

另外有個煙販，由貴陽乘車到達，行李衣箱內藏了一萬塊錢法幣，七千塊錢煙土印花，落店後，半夜裏忽然有人來「檢查」。翻了一陣，發現了那個衣箱，打開一看，把那個錢拿跑了。這煙販不聲不響，第二天就包賃一輛汽車回轉貴陽。好像一搶便已完事。縣知事不知道是誰作的事，煙販倒似乎知道，除老鄉外別無他人，只是不說。君子報仇三年，冤有頭，債有主，不用官家麻煩。

兩件事都發生在車站近旁，所謂邊境，從這兩件事情上可知道一二。邊境的悲劇或喜劇，常常與煙土有密切關係。

邊境有邊境古風，每夜查鋪子共計警務人員四位，高舉扁方紙糊燈籠，進門問姓，氏，即刻就走了。查鋪子的怕「委員」，怕「中央」，怕「軍人」，怕以及許多許多，燈籠高舉各家走去爲的是盡職。更主要的還是旅客必需將姓名註上循環簿，旅館用完時好到

警局去領，每本繳三毛法幣。就市價估計，成本約一毛五分。

小公務員還保留一種特別權利，在小客棧中開一房間，叫兩個條子打麻將取樂，消遣此有涯之生。這種公務員自然也有從外路來到此地，享受這種特別權利的。總之多數人都認為這是一種權利，一種娛樂，不覺得可羞，所以在任何地方都可見到。

本地入口貨銷行最好的是紙煙。許多普通應用藥品，到這地方都不容易得到，至於紙煙，無不應有盡有。各種甜鹹罐頭也買得出。只是無一個書店，可知書籍在這地方並無多大用處。

經營最古職業的娘兒們，多數身子小小的，瘦瘦的，露出睡眠不足營養不足的神氣，著短衣大腳袴，並在腰邊繫一粉紅網巾，會唱小曲，也會唱黨歌，軍歌，抗戰歌，因為得應酬當地軍警政商各界，必需懂流行的歌曲。世人常說妓女生活很苦，大都會中妓女給人的印象的確很苦，每日與生活掙扎，受自然限制，為人事挫折，事事可以看出。這小小邊城妓女與其說是在掙扎生活，不如說是在混生活。生存是無目的的，無所謂的，正與若干小公務員小市民極其相同，同樣是混日子，迷迷胡胡混下去，聽機會分派哀樂得失，在小小生活範圍內轉活時，活下去，死了，完事。「野心」在多數人生活中都不存在，「希望」也不

會存在。航空獎券和百齡機，發賣地方相去太遠，對於這類人的刺激也無多大意義。若說這些婦女可憫，公務員和小市民同樣可憫。這是傳說中的古夜郎國，可是到如今來「自大」兩字也似乎早已消滅了。

多數人一眼望去，都很老實，這老實另一面即表現「愚」與「惰」。婦人已很少看到胸前有精美扣花圍裙，男子雄糾糾擔着山獸皮上街找主顧的也不多见，貴州人在這裏勢力特別大，由於煙土是貴州省運來的。

婦人小孩，都患瘰癧，營養不良是一般人普遍現象。

木材在這里不大值錢，然而處置木材的方式，亦因無知與懶惰，多不得其法，這事從當地各式建築就可見出。

湖南境的沅水到此爲止，自然景物到此越加美麗，人事無章次處也就到此越加顯著。正如造物者爲求均衡，有意抑彼揚此，恰到好處。本地見出受戰事影響，直接使本地人受拘束，在改造，有變化的，是壯丁訓練。每天早上六點鐘左右，汽車西站旁大坪裏就有個老婦人篩籬示衆，告大家應當起牀，於是來了一個著軍服的年青人，精神飽滿，挾了三四個薄薄本子（唱歌的抄本），吹唢哨集合，各處人家於是走出二十來個大小不等制服不

齊的候補壯士，在坪裏集合點名，訓話後即上操，唱歌。大約訓練工作還不久，因此唱歌得一句一句教。教者十分喫力，學者對於歌中意義也不很懂。而且許多歌都是城裏人編的，實在不大好聽，調子又古怪難記，對於鄉下人真是一種「訓練」。若把調子編成沅水流，城弄船，搖櫓人，打呼號的聲音，一定好聽得多，易學得多了。可是這個指導訓練工作人員，在本地卻是唯一見出有生氣有朝氣的青年。地方一切會在他們努力下慢慢改變過來的。青年之覺醒是必然的。

十五年前在沅水上游稱一霸，由教學先生而變爲土匪，由大王而變爲軍人，由司令而變爲……，外縣人來到晃縣，提出這個人的名字時，如今尙可以聽到許多故事。這人名姚繼虞，就是晃縣人。十年前又有個北京農科大學畢業生，領導兩萬武裝農民，入城示威，清黨時死於芷江南城城門前。這人名唐伯賡，也是晃縣人。

## 鳳凰

這是從一個作品裏摘錄出關於鳳凰的輪廓。

一個好事的人，若從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尋找，一定可在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了一個名爲「鎮筵」的小點。那里同別的小點一樣，事實上應有一個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頓了數千戶人口的。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產、經濟的情形下面，成爲那個城市榮枯的因緣。這一個地方，卻以另外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作爲中心，向四方展開，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約有五百餘苗寨，各有千總守備鎮守其間。有數十屯倉，每年屯數萬石糧食爲公家所有。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營汛，碉堡各用大石作成，位置在山頂頭，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布置得極有秩序。這些東西是在一百八十年前，按照一種精密的計畫，各保持到相當距離，在周圍數百里內，平均分配下來，解決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動的邊苗叛變的。兩世紀來滿清的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

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條官道，同每一個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數業已殘毀了，營汛多數成爲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黃昏時節，站到那個巍然獨在萬山環繞的孤城高處，眺望那些遠近殘毀碉堡，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這地方到今日此時，因爲另一軍事重心，一切皆以一種迅速的姿勢在改變，在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到過去一切……

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爲天神，其次爲官，又其次纔爲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到營上領取一點銀子，一分米糧，且可從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播種。

這地方本名鎮箠城，後改鳳凰廳，入民國後，改名鳳凰縣。清時辰沅永靖兵備道，鎮箠均駐節此地。辛亥革命後，湘西鎮守使，辰沅道，仍在此辦公。除屯谷外國家每月約用銀八萬兩經營此小小山城。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卻有七千。由於環境不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尙保存不廢，爲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引自鳳子）

苗人放蠱的傳說，由這個地方出發。辰州符的實驗者，以這個地方爲集中地。三楚子

弟的游俠氣概，這個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別多。在宗教儀式上，這個地方有很多特別處，宗教情緒（好鬼信巫的情緒）因社會環境特殊，熱烈專誠到不可想像。湘西之所以成爲問題，這個地方人應當負較多責任。湘西的將來，不拘好或壞，這個地方人的關係都特別大。湘西的神祕，只有這一個區域不易瞭解，值得瞭解。

它的地域已深入苗區，文化比沅水流域任何一縣都差得多，然而民國以來湖南的第一流政治家熊希齡先生，卻出生在那個小小縣城裏。地方可說充滿了迷信，然而那點迷信卻被歷史很巧妙的糅合在軍人武德裏，因此反而增加了軍人的勇敢性與團結性。去年在嘉善守興登堡國防線抗敵時，作戰之沈着，犧牲之壯烈，就見出迷信實無礙於它的軍人職務。縣城一個完全小學也辦不好，可是許多青年卻在部隊中當過一陣兵後，輾轉努力，得入正式大學，或陸軍大學，成績都很好。一些由行伍出身的軍人，常識且異常豐富；個人的浪漫情緒與歷史的宗教情緒結合爲一，便成游俠者精神，領導得人，就可成爲衛國守土的模範軍人。這種游俠精神若用不得其當，自然也可以見出種種短處。或一與領導者離開，即不免在許多事上精力浪費。甚焉者即糜爛地方，尙不自知。總之，這個地方的人格與道德，應當歸入另一型範。由於歷史環境不同，它的發展也就不同。

鳳凰軍校階級不獨支配了鳳凰，且支配了湘西沅水流城二十縣。它的弱點與二十年來中國一般軍人弱點相似，即知道管理羣衆，不大知道教育羣衆。知道管理羣衆，因此在統治下社會秩序尙無問題。不大知道教育羣衆，因此一切進步的理想都難實現。地方偏僻，且易受人控制，如數年前領導者陳渠珍被何鍵壓迫離職，外來貪污與本地土劣即打成一片，地方受剝削宰割，毫無辦法。民性既剛直，團結性又強，領導者如能將這種優點成爲一個教育原則，使湘西羣衆普遍化，人人各有一種自尊和自信心，認爲湘西人可以把湘西弄好，這工作人人有分，是每人責任也是每人權利，能夠這樣，湘西之明日，就大不相同了。

典籍上關於雲貴放蠱的記載，放蠱必與仇怨有關，仇怨又與男女事有關。換言之，就是新歡舊愛得失之際，蠱可以應用作爭奪工具或報復工具。中蠱者非狂必死，惟繫鈴人可以解鈴。這倒是蠱字古典的說明，與本意相去不遠。看看貴州小鄉鎮上任何小攤子上都可以公開的買紅砒，就可知道蠱並無如何神祕可言了。但蠱在湘西卻有另外一種意義，與巫，與此外少女的落洞致死，三者同源而異流，都源於人神錯綜，一種情緒被壓抑後變態的發展。因年齡，社會地位和其他分別，窮而年老的，易成爲蠱婆，三十歲左右的，易成



爲巫，十六歲到二十三歲，美麗愛好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三者都以神爲對象，產生一種變質女性神經病。年老而窮，怨憤鬱結，取報復形式方能排洩情感，故蠱婆所作所爲，卽近於報復。三十歲左右，對神力極端敬信，民間傳說如「七仙姐下凡」之類故事又多，結合宗教情緒與浪漫情緒而爲一，因此總覺得神對她特別關心，發狂，嚙語，天上地下，無往不至，必需作巫，執行人神傳遞願望與意見工作，經衆人承認其爲神之子後，中和其情緒，狂病方不再發。年青貌美的女子，一面爲戲文才子佳人故事所啓發，一面由於美貌而有才情，婚姻不諧，當地武人出身中產者規矩又嚴，由壓抑轉而成爲人神錯綜，以爲被神所愛，因此死去。

善蠱的通稱「草蠱婆」，蠱人稱「放蠱」。放蠱的方法是用蠱類放果物中，毒蟲不外螞蟻，蜈蚣，長蛇，就本地所有且常見的。中蠱的多小孩子，現象和通常害疳疾腹中生蛔蟲差不多，腹脹人瘦，或夢見蟲蛇，終於死去。病中若家人疑心是同街某婦人放的，就住去見見她，只作爲隨便閒話方式，客客氣氣的說：「伯娘，我孩子害了點小病，總治不好，你知道什麼小丹方，告我一個吧。小孩子怪可憐！」那婦人知道人疑心到她了，必說：「那不要緊，喫點豬肝（或別的）就好了。」回家照方子一喫，果然就好了。病好的原因是「收蠱」。

蠱婆的家，中必異常乾淨，個人眼睛發紅。蠱婆放蠱出於被蠱所逼迫，到相當時日必來一次。通常放一小孩子可以經過一年，放一樹木（本地凡樹木起癘有蟻穴因而枯死的，多認爲被放蠱死去）只抵兩月，放自己孩子卻可抵三年。蠱婆所住的街上，街鄰照例對她都敬而遠之的客氣，她也就不會對本街孩子過不去（甚至於不會對全城孩子過不去）。但某一時若迫不得已使同街孩子致死，或城中孩子因受蠱死去，好事者激起公憤，必把這個婦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曬太陽，名爲「曬草蠱」。或用別的更殘忍方法懲治。這事官方從不過問。即或這婦人在私刑中死去，也不過問。受處分的婦人，有些極口呼冤，有些又似乎以爲罪有應得，默然無語。然情緒相同，即這種婦人必相信自己真有致人於死的魔力。還有些居然招供出有多少魔力，施行過多少次，某時在某處蠱死誰，某地方某大樹枯樹自焚也是她做的。在招供中且儼然得到一種滿足的快樂。這樣一來，照習慣必在毒日下曬三天，有些婦人被曬過後，病就好了，以爲蠱被太陽曬過就離開了，成爲一個常態的婦人。有些因此就死掉了，死後衆人還以爲替地方除了一害。其實呢，這種婦人與其說是罪人，不如說是瘋婆子。她根本上就並無如此特別能力蠱人致命。這種婦人是一個悲劇的主角，因爲她有點隱性的瘋狂，致瘋的原因又是窮苦而寂寞。

行巫者其所以行巫，加以分析，也有相似情形。中國其他地方巫術的執行者，同僧道相差不多，已成爲一種游民懶婦謀生的職業。視個人的詐僞聰明程度，見出職業成功的多少。他的作爲重在引入迷信，自己卻清清楚楚。這種行巫，已完全失去了他本來性質，不會當真發瘋發狂了。但鳳凰情形不同。行巫術多非自願的職業，近於「迫不得已」的差使。大多數本人平時爲人必極老實忠厚，沈默寡言。常忽然發病，臥牀不起，如有神附體，語音神氣完全變過，或胡唱胡鬧，天上地下，無所不談。且哭笑無常，毆打自己。長日不喫，不喝，不睡覺。過三兩天後，髮髯生命中有種東西，把它穩住了，因極度疲乏，要休息了，長長的睡上一天，人就清醒了。醒後對病中事竟毫無所知，別的人談起她病中情形時，反覺十分羞愧。

可是這種狂病是有周期性的，（也許還同經期有關係，）約兩三個月一次。每次總弄得本人十分疲乏，欲罷不能。按照習慣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治療，就是行巫。行巫不必學習，無從傳授，只設一神壇，放一平斗，斗內裝滿穀子，插上一把剪刀。有的什麼也不用。就可正式營業。執行巫術的方式，是在神前設一座位，行巫者坐定，用青絲綢巾覆蓋臉上。重在關亡，託亡魂說話，用半哼半唱方式，談別人家事長短，兒女疾病，遠行人情形。談到傷心處，

談者泗涕橫溢，聽者自然更嘯泣不止。執行巫術後，已成爲衆人承認的神之子，女人的潛意識，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因此就不會再發狂病。初初執行巫術時，且照例很靈，至少有些想不到的古怪情形，說來十分巧合。因爲有事前狂態作宣傳，本城人知道的多，行巫近於不得已，光顧的老婦人必甚多，生意甚好。行巫雖可發財，本人通常倒不以所得多少關心，受神指定爲代理人，不作巫即受懲罰，設壇近於不得已。行巫既久，自然就漸漸變成職業，使術時多做作處，世人的好奇心同時又轉移到新近設壇的別一婦人方面去，這巫婆若爲人老實，便因此撒了壇，依然恢復她原有的生活，或作奶媽，或做小生意，或帶孩子。爲人世故，就成爲三姑六婆之一，利用身分，串當地有身分人家的門子，陪老太太念經，或如紅樓夢中與趙姨娘合作同謀之流婦女，行使點小法術，埋在地下，放在枕邊，使「仇人」喫虧。或更作媒作中，弄一點酬勞腳步錢。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她作乾兒子。小孩子夜驚，就爲「收黑」，用個雞蛋，咒過一番後，黃昏時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八寶回來了嗎？」另一個就答，「八寶回來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後抱着孩子手醮唾沫抹抹孩子頭部，事情就算辦好了。行巫的本地人稱爲「仙娘」。她的職務是「人鬼之間的媒介」，她的羣衆是婦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義是她得到社會承認是神的代理人後，狂病

即不再發。當地婦女爲實生活所困苦，感情無所歸宿，將希望與夢想寄在她的法術上，靠她得到安慰。這種人自然間或也會點小丹方，可以治小兒夜驚，膈食。用通常眼光看來，殊不可解，用現代心理學來分析，它的產生同它在社會上的意義，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讀書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認這種「先知」，正說明另一種人的「無知」。

至於落洞，實在是一種人神錯綜的悲劇，比上述兩種婦女病更多悲劇性。地方習慣是女子在性行爲方面的極端壓制，成爲最高的道德。這種道德觀念的形成，由於軍人成爲地方整個的統治者。軍人因職務關係，必時常離開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對於婦女的經驗，必使這種道德觀增強，方能維持他的性的獨占情緒與事實。因此本地認爲最醜的事無過於女子不貞，男子聽婦女有外遇，婦女若無家庭任何拘束，自願解放，毫無關係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來光身遊街，表示與衆共棄。下面故事是另外一個最好的例。

旅長劉某某，夫人是一個女子學校畢業生，平時感情極好。有同學某女士，因同學時要好，在通信中不免常有些女孩子的感情的話。信被這位軍官見到後，便引起疑心。後因信中有句話語近於男子說的，「嫁了人你就把我忘了。」這位軍官疑心轉增。獨自駐防某地，有一天，忽然要馬弁去接太太，並告馬弁：「你把太太接來，到離這里十里，一槍給我

把她打死，我要死的不要活的。我要看看她還有一點熱氣，不同她說話。你事辦得好，一切有我事辦不好，不必回來見我。」馬弁當然一切照辦。當真把旅長太太接來防地，到要下手時，太太一看情形不對，問馬弁是什麼意思。馬弁就告她這是旅長的意思。太太說：「我不能這樣冤枉死去，你讓我見他去說個明白！」馬弁說：「旅長命令要這麼辦，不然我就得死。」末了兩人都哭了。太太讓馬弁把槍口按在心子上一槍打死了，（打心子好讓血往腔子裏流！）轎夫快快的把這位太太擡到旅部去見旅長，旅長看看後，摸摸臉和手，看看氣已絕了，不由自主淌了兩滴英雄淚，要馬弁看一付五百塊錢的棺木，把死者裝殮埋了。人一埋，事情也就完結了。

這悲劇多數人就只覺得死者可憫，因誤會得到這樣結果，可不覺得軍官行為成爲問題。倘若女的當真過去一時還有一個情人，那這種處置，在當地人看來，簡直是英雄行爲了。

女子在性行爲所受的壓制既如此嚴酷，一個結過婚的婦人，因家事兒女勤勞，終日織布，績麻，作醃菜，家境好的還玩骨牌，尙可轉移她的情緒，不至於成爲精神病。一個未出嫁的女子，尤其是一個愛美好潔，知書識字，富於情感的聰明女子，或因早熟，或因晚婚，遺

方面情緒上所受的壓抑自然更大，容易轉成病態。地方既在邊區苗鄉，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觀影響到一切人，形成一種絕大力量。大樹，洞穴，巖石，無處無神。狐，虎，蛇，龜，無物不怪。神或怪在傳說中美醜善惡不一，無不賦以人性。因人與人相互愛悅，和當前道德觀念極端衝突，便產生人和神怪愛悅的傳說，女性在性方面的壓抑情緒，方藉此得到一條出路。落洞卽人神錯綜之一種形式。背面所隱藏的悲慘，正與表面所見出的美麗，成分相等。

凡屬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純和，聰明而美麗。必未婚，必愛好，善修飾。平時貞靜自處，情感熱烈不外露，轉多幻想，間或出門，卽自以爲某一時無意中從某處洞穴旁經過，爲洞神一瞥見到，歡喜了她。因此更加愛獨處，愛靜坐，愛清潔，有時且會自言自語，常以爲那個洞神已駕雲乘虹前來看她。這個抽象的神或爲傳說中的像貌，或爲記憶中廟宇裏的偶像樣子，或爲常見的又爲女子所畏懼的蛇虎形狀。總之這個抽象對手到女人心中時，雖引起女子一點羞怯和恐懼，卻必然也感到熱烈而興奮。事實上也就是一種變形的自瀆。等待到家中人注意這件事情深爲憂慮時，或正是病人在變態情緒中戀愛最滿足時。

通常男巫的職務重在和天地，悅人神，對落洞事卽付之於職權以外，不能過問。辰州

符重在治大傷，對這件事也無可如何。女巫雖可請本家亡靈對於這件事表示意見，或陰魂入洞探詢消息，然而結末總似乎凡屬愛情，即無罪過。洞神所欲，一切人力都近於白費。雖天王佛菩薩，權力廣大，人鬼同尊，亦無從爲力。（迷信與實際社會互相映照，可謂相反相成。）事到末了，即是聽其慢慢死去。死的遲早，都認爲一切由洞神作主。事實上有一半近於女子自己作主。死時女子必覺得洞神已派人前來迎接她，或覺得洞神親自換了新衣騎了白馬來接她，耳中有簫鼓競奏，眼睛發光，臉色發紅，間或在肉體上放散一種奇異香味，含笑死去。死時且顯得神氣清明，美豔照人。真如詩人所說：「她在戀愛之中，含笑死去。」家中人多淚眼瑩然相向，無可奈何。只以爲女兒被神所眷愛致死。料不到女兒因在人間無可愛悅，卻愛上了神，在人神戀與自我戀情形中消耗其如花生命，終於衰弱死去。

凡女子落洞致死的年齡，遲早不等，大致在十六到二十四五左右。病的久暫也不一，大致由兩年到五年。落洞女子最正當的治療是結婚，一種正常美滿的婚姻，必然可以把女子從這種可憐的生活中救出。可是照習慣這種爲神眷顧的女子，是無人願意接回家中作媳婦的。家中人更想不到結婚是一種最好的法術和藥物。因此末了終是一死。

湘西女性在三種階段的年齡中，產生蠱婆女巫和落洞女子。三種女性的歌思底里



亞，就形成湘西的神祕之一部。這神祕背後隱藏了動人的悲劇，同時也隱藏了動人的詩。至如辰州符，在傷科方面用催眠術和當地效力強不知名草藥相輔爲治，男巫用廣大的戲劇場面，在一年將盡的十冬臘月，殺豬宰羊，擊鼓鳴鑼，來作人神和樂的工作，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緒和浪漫情緒，比較起來，就見得事很平常，不足爲異了。

浪漫情緒和宗教情緒兩者混而爲一，在女子方面，它的排洩方式，有如上所述說的種種。在男子方面，則自然而成爲游俠者精神。這從游俠者的道德規律所表現的宗教性和戲劇性也可看出。婦女道德的形成，與游俠者的規律大有關係。游俠者對同性同道稱哥喚弟，彼此不分。故對於同道眷屬亦視爲家中人，呼爲嫂子。子弟兒郎們照規矩與嫂子一牀同宿，亦無所忌。但條款必遵守，卽一只許開弓，不許放箭。一條款意思就是同住無妨，然不能發生關係。若發生關係，卽爲犯條款，必受嚴重處分。這種處分儀式，實充滿宗教性和戲劇性。下面一件記載，是一個好例。這故事是一個參加過這種儀式的朋友說的。

在野地排三十六張方桌，（象徵梁山三十六天罡，）用八張方桌重疊爲一個高臺，桌前掘一見方一丈八尺的土坑，用三十六把尖刀豎立坑中，刀鋒向上，疏密不一。預先用浮土掩着，刀尖不外露。所有弟兄哥子都全副戎裝到場，當時流行的裝束是：青縐綢巾裹

頭，視耳邊下垂巾角長短表示身分。穿紙甲，用絛紙捶鍊而成，中夾頭髮，作成背心式樣，輕而柔韌，可以避刀刃。外穿密鈕打衣，袖小而緊。佩平時所長武器，多單刀雙刀，小牛皮刀鞘，上繪有綠雲紅雲，刀環上繫綵綢，作爲裝飾。著青袴，裹腿，腿部必插兩把黃鱗尾小尖刀。赤腳，穿麻練鞋。桌上排定酒盞，燃好香燭，發言的必先喫血酒盟心。（或咬一公雞頭，將雞血滴入酒中，或咬破手指，將本人血滴入酒中。）「管事」將事由說明，請衆議處。事情是一欄作大哥的嫂子有被某「老么」調戲嫌疑，老么犯了某條某款。女子年青而貌美，長眉弱肩，身材窈窕，眼光如星子流轉。男的不過二十歲左右，黑臉長身，眉目英悍。管事把事由說完後，女子繼即陳述經過，那青年男子在旁沈默不語。此後輪到青年開口時，就說一切都出於誣。至於爲什麼誣，他不便說，嫂子應當清清楚楚。那意思就是說，嫂子對他有心，他無意。既經否認，各執一說，「執法」無從執行處分，因此照規矩決之於神。青年男子把麻鞋脫去，把衣甲脫去，光身赤脚爬上那八張方桌頂上去。毫無懼容，理直氣壯，奮身向土坑躍下。出坑時，全身絲毫無傷。照規矩即已證實心地光明，一切出於受誣。其時女子頭已低下，臉色慘白，知道自己命運不佳，業已失敗，不能逃脫。那大哥揪着女的髮髻，跪到神桌邊去，問她：「還有什麼話說？」女的說：「沒有什麼說的。冤有頭，債有主。凡事天知道。」

引頸受戮，不求饒也不狡辯。一切沈默。這大哥看看四面八方，無一個人有所表示，於是拔出背上單刀，一刀結果了這個因愛那小兄弟不遂心，反誣他調戲的女子。頭放在神桌前，眉目下垂如熟睡。一夥哥子弟兄見事已完，把屍身拖到原來那個土坑裏去，用刀掘土，把屍身掩埋了。那個大哥和那個女兄弟，在情緒上一定都需要流一點眼淚，但身分上的習慣，卻不許一個男子爲婦人顯出弱點，都默然無言，各自走開。

類乎這種事情還很多。都是浪漫與嚴肅，美麗與殘忍，愛與怨，交縛不可分。

游俠者行逕在當地也另成一種風格，與國內近代化的青紅幫稍稍不同。重在爲友報仇，扶弱鋤強，揮金如土，有諾必踐。尊重讀書人，敬事同鄉長老。換言之，就是還能保存一點古風。有些人雖能在川黔湘鄂數省邊境號召數千人集會，在本鄉卻謙虛純良，猶如一鄉巴老，有兵役的且依然按時入衙署當值，聽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賭博時用小銅錢三枚跌地，名爲「板三」，看反覆數目，決定勝負，一反手間卽輸黃牛一頭，銀元一百兩，百輸後不以爲意，揚長而去，從無翻悔放賴情事。決鬪時兩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對付一人，雖親兄弟只能袖手旁觀，不許幫忙。仇敵受傷倒下後，卽不繼續填刀，否則就被人笑話，失去英雄本色，雖勝不武。犯條款時自己處罰自己，割手截腳，臉不變色，口不出聲。總之，

游俠觀念純是古典的，行爲是與太史公所述相去不遠的。二十年間名於川黔鄂湘各邊區，鳳凰人田三怒，可爲這種游俠者一個典型。年紀不到十歲，看木偶偏戲時，就攜一血礮木短棒，在戲場中向屯懇軍子弟不端重的橫蠻的挑釁，或把人痛毆一頓，或反而被人打得頭破血流，不以爲意。十二歲就身懷黃鱗尾小刀，稱「小老么」，三江四海口訣背誦如流。家中老父開米粉館，凡小朋友照顧的，一例招待，從不接錢。十五歲就爲友報仇，走七百里路到常德府去殺一木客鏢手，因聽人說這個鏢手在沅州有意調戲一個婦人，曾用手觸過婦人的乳部，這少年就把鏢手的雙手砍下，帶到沅州去送給那朋友。年紀二十歲，已稱「龍頭大哥」，名聞邊境各處，然在本地每日抱大公雞往米場鬪雞時，一見長輩或教學先生，必側身在牆邊讓路，見女人必低頭而過，見作小生意老婦人，必叫伯母，見人相爭相吵，必心平氣和勸解，且用笑話使大事化爲小事。周濟逢喪事的孤寡，從不出名露面。各廟宇和尚尼姑行爲有不正常的，恐敗壞當地風俗，必在短期中想方法把這種不守清規的法門弟子逐出境外。作龍頭後身邊子弟甚多，龍蛇不一，凡有調戲良家婦女，或賭博撒賴，或倚勢強奪，經人告訴的，必招來把事情問明白，照條款處辦。執法老么，被派往六百里外殺人，隨時動員，如期帶回證據。結怨甚多，積德亦多。身體瘦黑而小，秀弱如一小學教員，

不相識的絕不會相信這是湘西一霸。

光棍服軟不服硬，白羊嶺有一張姓漢子，出門遠走雲貴二十年，回家時與人談天，問：「本地近來誰有名？」或人說：「田三怒。」姓張的稍露出輕視神氣：「田三怒不是正街賣粉的田家小兒子？」當夜就有人去叫張家的門，在門外招呼說：「姓張的，你明天天亮以前走路，不要在這個地方住。不走路後天我們送你回老家。」姓張的不以為意，可是到後天大清早，有人發現他在一個橋頭上斜坐着，走近身看看，原來兩把刀插在心窩上，人已經死了。另外有個姓王的，賣牛肉討生活，過節喝了點酒，酒後忘形，當街大罵田三怒不是東西，若有勇氣，可以當街和他比比。正鬧着，田三怒卻從街上過身，一切聽得清清楚楚。事後有人趕去告給那醉漢的母親，老婦人聽說嚇慌了，趕忙去找他，哭哭啼啼，求他不要見怪。並說只有這個兒子，兒子一死，自己老命也完了。田三怒只是笑說：「伯母，這是小事，他喝了酒，亂說玩的。我不會生他的氣。誰也不敢挨他，你放心。」事後果然不再追究。還送了老婦人一筆錢，要那兒子開個麵館。

田三怒四十歲後，已豪氣稍衰，厭倦了風雲，把兄弟遣散，洗了手，在家裏養馬種花過日子。間或騎了馬下鄉去趕場，買幾隻鬪雞，或攜細尾狗，帶長網去草澤地打野雞，逐鵝鶉，

獵獵野豬，人料不到這就是十年前在川黔邊境增加了鳳凰人光榮的英雄田三怒。本人也似乎忘記自己作了些什麼事。一天下午，牽了他那兩匹駿健白馬出城下河去洗馬。城頭上有兩個懦夫居高臨下，用兩支匣子礮由他身背後打了約十三發子彈，有兩粒子彈打在後頸上，五粒打在腰背上。兩匹白馬受驚，脫了韁沿城根狂奔而去。老英雄受暗算後，伏在水邊石頭上，勉強翻過身來，從懷中掏出小勃朗寧拿在手上，默然無聲。他知道等等就會有人出城來的。不一會，懦夫之一果然提着匣子礮出城來了，到離身三丈左右時，老英雄手一揚起，槍聲響處那懦夫倒下，子彈從左眼進去，即刻死了。城頭上那個懦夫在隱蔽處重新打了五槍。田三怒教訓他：「狗雜種，你做的事丟了鎮軍人的醜。在暗中射冷箭，不像個男子。你怎不下來？」懦夫不作聲。原來城上來了另外的人，這行刺的就跑了。田三怒知道自己不濟事了，在自己太陽穴上打了一槍，便如此完結了自己，也完結了當地最後一個游俠者。

派人作這件事情的，到後纔知道是一個姓唐的。這個人也可稱為苗鄉一霸，辛亥革命領率苗民萬人攻城，犧牲苗民將近六千人，北伐時隨軍下長江，曾任徐海警備司令。卸職還鄉後稱「司令官」，在離城十里長寧哨新房子中居家納福。事有湊巧，作了這件事

後，過後數年，這人居然被一個駐軍團長，不知天高地厚，把他捉來放在牢裏，到知道這事不妥時，人已病死獄中了。

田三怒子弟極多，十年來或因年事漸長，血氣已衰，改業爲正經規矩商人。或帶劍從軍，參加各種內戰，犧牲死去。或因犯案離鄉，漂流無蹤。在日月交替中，地方人物新陳代謝，風俗習慣日有不同。因此到近年來，游俠者精神雖未絕，所有方式已大大有了變化。在那萬山環繞的小石頭城中，田三怒的姓名，已逐漸爲人忘卻，少年子弟中有從圖畫雜誌上知道「飛將軍」、「小黑炭」、「美人魚」、「毛澤東」等人的事業，卻不知道田三怒是誰。

當年田三怒得力助手之一，到如今還好存在，爲人依然豪俠好客，待友以義，在苗民中稱領袖，這人就是去年使湘西發生問題，迫何鍵去職，使湖南政治得一轉機的龍雲飛。二十年前眼目精悍，手脚麻利，勇敢如豹子，輕捷如猿猴，身體由城牆頭倒擲而下，落地時尚能作矮馬樁姿勢。在街頭與人決鬪，殺人後下河邊去洗手時，從從容容如毫不在意。現在雖尚精神豐燦，面目光潤，但已白髮臨頭，謙和寬厚如一長者。回首昔日，不免有英雄老去之慨！

這種游俠者精神既滲透了三廳子弟的腦子，所以在本地讀書人觀念上也發生影

響。軍人政治家，當前負責收拾湘西的陳老先生，年近六十，體氣精神，猶如三十許青年壯健，平時律己之嚴，馭下之寬，以及處世接物，帶兵從政，就大有游俠者風度。少壯軍官中，如師長顧家齊、戴季韜輩，雖受近代化訓練，面目文弱和易如大學生，精神上多因游俠者的遺風，勇鷲慍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傳記中人。詩人田星六，詩中就充滿游俠者霸氣。山高水急，地苦霧多，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俠者精神的浸潤，產生過去，且將形成未來。



## 苗民問題

湘西苗民集中在三個縣分內，就是白河上游和保靖毗連的永綏縣，洞河上游的乾城縣，麻陽河上游與麻陽接壤的鳳凰縣。就地圖看，這三個縣分又是相互連接的。對於苗民問題的研討，應當作一度歷史的追溯。它的沿革，變化，與屯田問題如何不可分。過去國家對於它的政策的得失，民國以來它隨內戰的變化所受的種種影響。他們生計過去和當前在如何情形下支持，未來可能有些什麼不同。他們如何得到武器，由良民而成爲土匪，又由土匪經如何改造，就可望成爲當前最需要的保衛國家土地一分子。這問題如其他湘西別的問題一樣，討論到它時，可說的話實在太多。可是本文不擬作這種討論。大多數人關心它處，恐不是苗民如何改造，倒是這些被逼迫到邊地的可憐同胞，他們是不是當真逢貨即搶，見人必殺？他們是不是野蠻到無可理喻？他們是不是將來還會……？這一串疑問都是必然的。正因爲某一時當地的確有上述種種問題。

這種舊賬算來，令人實在痛苦。我們應當知道，湘西在過去某一時，是一例被人當作

蠻族看待的。雖願意成爲附庸，終不免視同化外。被歧視也極自然，它有兩種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統治一省的負責者，在習慣上的錯誤，照例認爲必抑此揚彼，方能控制這個民苗混處的區域。一是缺少認識，負責者對於湘西茫然無知，既從不作過當前社會各方面的調查，也從不作過歷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憑一羣毫無知識，詐僞貪污的小官小吏來到湘西所得的印象，決定所謂應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認識既差，結果是政策一時小有成功，地方幾乎整個糜爛。這件事現在說來，業已成爲過去了。未來呢，湘西必重新交給湘西人負責，領導者又樂於將責任與湘西優秀分子共同擔負，且更希望外來知識分子幫忙，把這個地方弄得更好一點，方能夠有個轉機。對整個問題，雖千頭萬緒，無從談起；對苗民問題，應當有一根本原則，即一律平等，教育，經濟，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原則上應力求平等。去歧視，去成見，去因習慣而發生的一切苛擾。在可能情形下，且應獎勵客苗交通婚姻。能夠這樣，湘西苗民是不成爲問題的。至於當前的安定，一個想到湘西來的人，除了作漢奸，販毒品，以及還懷着荒唐妄想，預備來湘西搜括剝削的無賴漢，這三種人不受歡迎，此外戰區逃來的臨時寄居者，擬來投資的正當商人，分發到後方的一切公務人員和知識分子，以及無家可歸的難民婦孺，來到湘西，都必然得到應有的照顧和幫助，不至於發生不

應當有的困難。湘西人歡喜朋友知道尊重知識，需要人來開發地面，征服地面，與組織羣衆，教育羣衆。凡是來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點時間先認識湘西，瞭解湘西，對於湘西的一切，就會作另外看法，不至於先入爲主感覺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癢者惟以湘西爲匪區，作匪又認爲苗人最多，最殘忍，這卽或不是一種有意誣蔑，還是一種誤解。殊不知一省政治領導得人，當權者稍有知識和良心，不至於過分勒索苛刻這類山中平民，他們大多數在現在中國人中，實在還是一種最勤苦，儉樸，能生產，而又奉公守法，極其可愛的善良公民。湘西人充過兵役的，被貪官污吏壞保甲逼到無可奈何時，容易入山作匪，並非樂於爲匪，一種開明的賢人政治，正人君子政治，專家政治，如能實現，治理湘西，應當比治理任何地方還容易。

湘西地方固然另外還有一種以匪爲職業的，這種分子，不盡是湘西人，尤其不是善良的苗民，大多數是邊境上的四川人，貴州人，湖北人，以及少數湘西人。這可說是幾十年來中國內戰的產物。這些土匪寄身四省邊界上，來去無定。這種土匪使湘西既受糜爛，且更負一個「匪區」名分。解決這問題，還是應當從根本上着手，使湘西成爲中國的湘西，來開發，來教育。